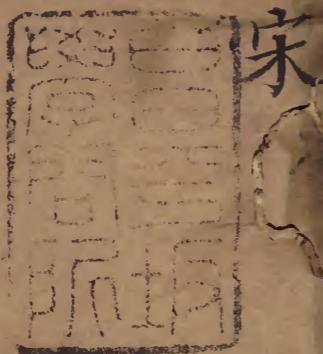


弘簡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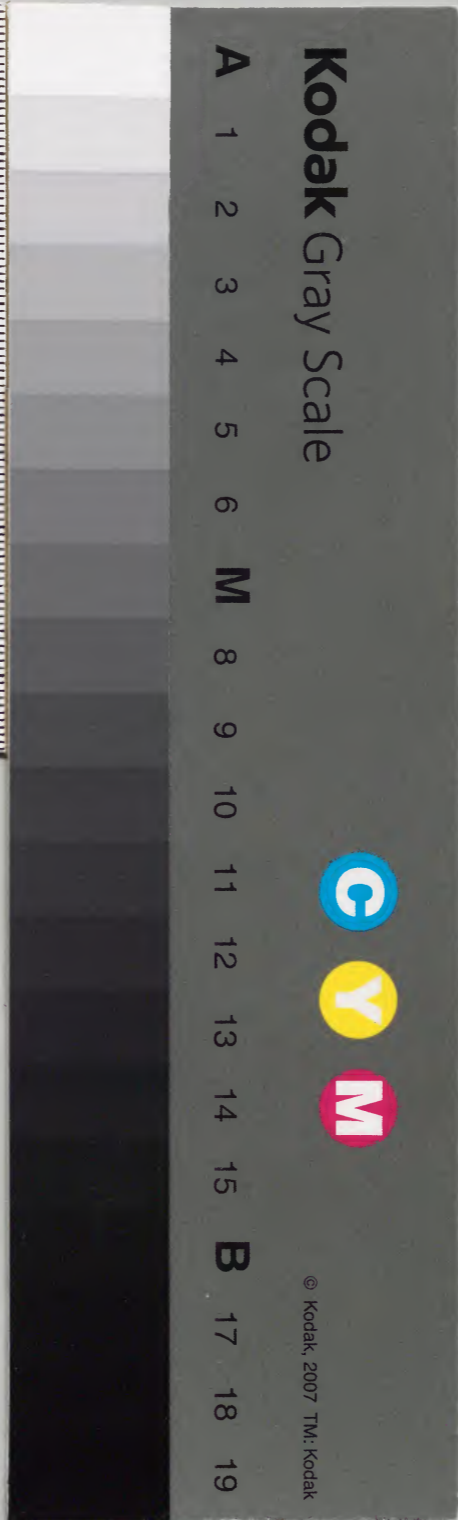


百四十五之八

		五	漢
	一	〇	書
九	四	六	門
三	八		
冊	架	函	號

庫	文	閣	内
三	五	〇	漢
六	一	六	書
函	九	三	
一	三	六	
三	冊	號	類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106
冊數	93 (49)
函號	286 83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待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臺諫 宋五之六

范鎮

從子百祿
從孫祖述

呂誨

傅堯俞

趙瞻

馬默

劉庠

父顏

孫覺

弟覽

李常

呂陶

彭汝礪

弟汝霖

孫諤

朱京

范鎮字景仁成都華陽人幼善文詞謙退自牧守薛奎愛之館於府舍與子弟講學載還朝語人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世二宋自謂弗及定為布衣交舉禮部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首禮部選者得抗聲自陳吳育歐陽脩皆然鎮獨不肯至第七十九人乃出應選就列無一言廷中皆異之調新安縣簿

宋綬薦爲國子直講館閣校勘龐籍言其有異材不汲汲進取
超直祕閣判吏部南曹歷起居舍人知諫院疏論民田困弊請
約祖宗以來官吏兵數酌取其中爲定制以今賦入之數什七
爲經費儲其三以備非常又言成周以家宰制國用唐以宰相
判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財已匱矣
樞密乃益募兵民已困矣三司取之不已請使二府通飭兵民
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又言備契丹莫若寬三晉之民備靈夏
莫若寬秦民備西南莫若寬越蜀之民備四方莫若寬天下之
民益兵所以衛民而及殘民臣恐異日之憂不在外裔而在冗
兵與窮民也商人輸粟河北取償京師不卽予鈔久而鬻之十
纔得其六或議出內帑與市收其羨息鎮謂外府內帑均爲有
司今使外府滯商人而內帑乘急以牟利至傷國體仁宗嘉納

時常寬仁言者競爲激許鎮獨引大體非關朝廷安危生民利
疾不言太常議温成后葬禮前謂之園後謂之陵宰相劉沆前
爲監護使後爲園陵使鎮請詰前後異同狀刁約吳充鞠真卿
並以議禮補外鎮上章留之石全彬以護葬遷觀察他吏悉優
兩官鎮言曩時皇后之葬推恩皆無此比乞追還全斌等告敕
中書奉旨凡內降非準律令者並許執奏未一月大臣輒廢不
行都知任守忠鄧保吉同日除官內臣無故改職又五六人鎮
乞治中書樞密不執奏之罪陳執中變妾管殺婢御史劾奏鎮
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
臺省捨大責細暴揚燕私若用此爲進退是因一婢逐一相非
所以明等級辨堂陛也時召文彥博富弼入相旣至命百官郊
迎鎮奏隆之以虛禮不若推之以至誠陛下用二臣爲相舉朝

皆謂得人然近制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間見是不推之以誠也願罷郊迎除謁禁則於御臣之術爲兩得矣議減任子及每歲取士皆自鎮發之又乞令補宗室疎屬外官帝曰恐天下謂朕不能睦族對曰陛下甄其賢者用之不沒其能是乃所以睦族也後熙寧卒行其言嘉祐初帝在位三紀忽暴疾中外憂繼嗣未立莫敢先言鎮獨奮然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乎卽疏言朝廷置諫官所以爲宗廟社稷若不孜孜爲宗社計是愛死嗜利之人臣不爲也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真宗以周王薨養宗子於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拔近屬之賢者優其禮秩置之左右以繫億兆人心疏下至中書彥博等問何不與執政謀鎮曰自分必死故敢言若謀之而不可豈能中止又問奈何劾希名于進之人鎮貽以書曰比天象見變當有急兵鎮義當死職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鎮擇死之時尚何顧希名于進之嫌哉又上言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外付中書是欲使之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設辭以拒是上雖欲爲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其畏避之意恐行之而陛下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一死國本不立或如天象所告死有餘責聞者股栗執政論鎮今聞言已入爲之甚難鎮復書曰事當論是非不當問難易諸公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異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上面陳者三至懇切繼之以泣帝曰朕知卿忠當更俟三二年鎮退而待命百餘日鬢髮爲白朝廷知其意不可奪改集賢修撰糾察在京刑獄同修起居注知制誥鎮雖解言職見上春秋益高每申前議冀以感動後三年因裕享獻賦以諷卒立英宗遷翰林學士判

太常寺會議尊濮王典禮鎮率屬疏言其非是執政怒責曰方
令檢詳何遽列上改侍讀學士出知陳州歲饑擅發錢粟以貸
詔原之神宗立復官兼侍讀知通進銀臺司王安石改常平爲
青苗上言常平起於漢之盛時最爲近古青苗行於唐之衰世
不足取法且陛下疾民間多取而令寡取之此正百步五十步
之間耳譬如兩人坐市貿易一人故下其直以相傾則人皆惡
之忍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惡乎韓琦極論新法之害送條例
司疏駁李常乞罷青苗詔令分析鎮皆封還之詔五下堅執如
初司馬光辭樞副詔許之鎮再封還帝以勅直付光不出門下
鎮奏乞解職等以力爭蘓軾孔文仲事不報卽上疏曰臣論青
苗不見聽一宜去薦蘓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宜去今是非不明
舉措乖異陳薦宋敏求呂大臨蘓頌胡宗愈皆以論李定罷去
王韶欺罔敗事置而不問反爲之罪帥臣李師中御史一言及
軾遽下七路拮據其過文仲對策及青苗卽罷歸故官以此二
人兄彼二人得失能逃聖鑒乎又言陛下有納諫之資而大臣
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心而大臣用殘民之術今之言青
苗者縱使見効不過歲增什百萬緡錢耳緡錢非出於天非出
於地非出於建議者之家一皆出於小民夫民猶魚也財猶水
也爲上而盡民之財猶養魚而竭其水也疏上安石大怒持其
疏至手顛白革制極詆之以戶部侍郎致仕凡應得恩典悉不
與謝表畧曰願陛下集羣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爲
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軾往賀曰公雖退名益重
矣鎮愀然曰吾不得如古人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聞使民陰受
其賜顧忍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哉日與賓客賦詩飲酒

同天節許隨班上壽著爲令久之軾得罪下獄索與鎮往來書文甚急猶上書論救尋徙居許哲宗立韓維追言建儲之議拜端明殿學士兼侍讀辭奉崇福宮祠加銀青光祿大夫封蜀郡公仍致仕從孫祖禹請歸詔存問賜以龍茶鎮生平注意於樂自謂得古法獨主房庶以律生尺之說與司馬光往復論難凡數萬言曰定樂當先正律所謂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乃作律尺命合升斗豆區鬴斛圖上之又乞訪求真黍以定黃鐘神宗詔與劉几考定大樂几卽用李照樂加四清聲樂成奏曰此劉几樂也臣何與焉白請大府銅爲之逾年而成比樂樂下一律有奇帝及太后御延和殿召執政同閱視賜詔嘉獎復下太常詔三省侍從臺閣皆往觀焉鎮時已屬疾樂奏三日而卒年八十一贈紫金光祿大夫諡忠文平生與光相得雖甚

議論如出一口約生互爲傳死則作銘光爲鎮傳服其勇次鎮銘光墓其辭峭峻子康請軾書之軾懼非三家福乃易他銘鎮清白坦易遇物必以誠恭儉慎默口不言人過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莊雖在萬乘前無所屈撓篤於行義奏補先族姓而後子孫鄉人有不克婚葬者主之未仕時兄鏊卒於隴城無子聞有遺腹子在外徒步往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名曰百常鎮少受學鄉先生龐直溫其子昉卒於京師鎮娶其女爲孫婦養其妻子終身其學本六經口不道佛老申韓之說契丹高麗皆傳誦其文少時爲長嘯却遼賊遼人目爲長嘯公兄子百祿亦往使首問鎮安否百祿字子功鎮兄錯之子也登第舉才識兼茂科累官直集賢院提點江東利梓路刑獄利州武臣周永懿以賄敗百祿請復至道故事用文吏領兵以轄邊界瀘州

蠻請降裨將賈昌言欲殺以爲功百祿諭之不聽語帥熊本曰殺降不祥君奈何容驕將橫境內乎本矍然檄止之召知諫院論手實法曰若明許告訐人將爲仇則禮義廉耻之風盡衰矣五路置三十七將其中或以恩澤市或以敗將收或邊方未歷或起羣盜百祿奏罷其亡狀者十四人坐論李士寧獄與徐禧異執政主禧貶百祿監宿州酒元豐末入爲司門吏部郎中起居郎元祐初轉中書舍人時司馬光復差役患吏受賕欲加流配百祿固爭曰罷役受謝人之常情苟繩以重典將不勝罪光悟乃已遷刑部侍郎與光論矜疑二科條奏五年死貸之數悉從其請改吏部侍郎命行視回河故道奏河勢順下不可回呂太防謂大河東流以限中國今塘灤既壞界河淤淺河且將北注百祿言塘灤有限寇之名無禦寇之實借使河徙而北敵殆

有下流之憂乃吾之利先帝明詔具在奈何妄動乃止兼侍讀拜翰林學士爲帝分別言邪正之目凡導人主以某事者爲公某事爲邪以類相反凡二十餘條改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勤於民事獄無繫囚僚吏欲以圖空聞百祿曰此至尊之仁非尹功也數月拜中書侍郎爭郊祀不當合祭宰相曰百祿所言禮經也今日之事權制也陛下始郊見宜並事天地熙河范育言阿里骨酷暴且病溫溪心八族皆思內附百祿曰中國以信撫四彝阿里骨未有過溪心虛實未可知無釁而動非策也又請進築納迷等三城百祿言此賊必爭之地若賊騎時出何能耕作後雖欲棄爲費已甚帝皆從之右僕射蘓頌坐稽留除書免百祿以同省能爲資政殿學士知河中徙河陽卒年六十五贈銀青光祿大夫子祖述初監潁州酒擢知鞏縣文彥博稱其能

以入黨籍謫監中岳廟久之通判涇州知台州主管西京御史
臺靖康中避地汝州與州守趙子櫟守城獨全卒官朝議大夫
呂誨字獻可宰相端孫性純厚家居力學不妄交人登進士歷
官屯田員外郎爲殿中侍御史當仁宗朝建言臺諫許風聞言
事蓋欲廣采納以補闕政苟非職分是爲侵官今乃詆斥平生
暴揚曖昧刻薄之態侵以成風請下詔懲革沂國公主夜開禁
門入訴夫罪誨請并治閹吏與主第宦者罪御藥供奉官四人
遙領團練使御前忠佐當汰求援副樞宋庠復留誨劾庠徇私
紊法罷之旣而用陳升之誨又論罷升之出知江州時太史奏
彗躔心宿請備西北誨疏言按天文志心爲天王正位前星爲
太子直則失勢明則見祥今旣直且暗而妖彗乘之臣恐咎證
不獨在西北也自夏及秋雨滌地震陰盛之沴固有其符願爲
禮稷宗廟大計蚤建皇子審擇親賢稽合天意宸謀已定當使
天下共知萬一有姦臣附會其間陽爲忠實以緩上心此其爲
患最大不可不察章付中書由此定議英宗立遷侍御史改同
知諫院會有疾內侍任守忠數間諜東朝扇播惡言內外洵
懼誨上兩宮書開陳大義詞旨深切多人所難言者竄守忠及
同黨史昭錫于南方請皇太后日命大臣一員與淮陽王親視
藥餌帝疾小愈請太后歸政上旣親萬幾誨又上言皇太后輔
佐先帝有年多閱天下政事自今大事宜關白咨訪然後行之
示弗敢專上以陝西近邊熟戶逃失遣內臣王昭明李若愚爲
陝西四路鈐轄以招納之且令專主蕃部歲入一奏事誨言自
唐以來舉兵不利未有不自監軍者今走馬承受官品至卑一
路已不勝其害况鈐轄乎適傅堯俞趙瞻亦言此安撫經畧之

職不當更遣內臣遂罷之治平二年遷兵部員外郎兼知雜御史奏舊制三院御史常有二十員其後益衰減御史五員惟三人在職諫官二人一他遷一出使言路壅塞未有如今日者帝覽奏卽命邵必知諫院濮議起誨引義固爭章凡七上郊廟禮畢復申前議劾宰相韓琦不忠五罪謂昭陵之士未乾遽欲追崇濮王使陛下厚所生而薄所繼隆小宗而絕大宗論辨累月遂非不改中外憤鬱咸願黜居外藩以慰士論又偕范純仁呂大防共劾歐陽脩首開邪議以枉道說人主以近利負先帝致陷陛下過舉皆不報已而濮王稱親誨以言不用納誥敕居家待罪言臣與輔臣勢難兩立帝以問執政脩對曰臣等有罪當留御史帝猶豫久之命出誨知蘄州神宗立徙晉州加集賢脩撰知河中未幾召爲鹽鐵副使擢天章閣待制知諫院俄拜御

史中丞上疏陛下聖德明睿春秋方富當以天下爲心近聞中旨下京東買金廣東市真珠將備十閣用度願亟罷之又言王安石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外示朴誠中藏巧佞司馬光以安石有時名勸誨勿言不聽因舉其十事極論之大畧言安石初無遠畧惟務改作罔上欺下文言飾非末又言好執偏見輕信姦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川則疎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帝方倚注安石還其章誨遽求去帝將從之恐安石不自安以語曾公亮安石言臣旣以身許國若陛下處之有義臣何敢以形跡自嫌苟爲去就乃出誨知鄧州誨旣斥安石益橫光由是服其先見自謂不及明年改知河南有疾乞休提舉崇福宮表謝猶以身諭朝政言臣本無宿疾值醫者用術乖方率情任意妄投湯劑差之指下禍延四肢一身之微固無足卹奈九族

之託。何誨凡三居言責。所爭皆關朝廷大事。一時推其鯁直。雖病困猶旦夕憤歎。以天下事爲憂。疾革。光往省。至則目已瞑矣。光哭之。誨聞哭聲。蹙然而起。張目強視曰。天下事尚可爲君實勉之。遂卒。年五十八。海內聞而惜之。元祐初。呂大防范純仁。劉摯共表其忠。詔贈通議大夫。錄其子山庚爲太祝。

傅堯俞字欽之。由鄉徒。孟爲濟源人。未冠及第。性不喜囂。石介見其勤敏。每加歎賞。除監西京稅。擢知新息縣。遷太常博士。嘉祐末爲監察御史。言駙馬李瑋爲家監。梁懷吉張承照所間。陛下狗主之意。斥外其夫。而還其隸。臣悖禮違義。傳笑四方。何以誨諸女乎。又言皇城邏卒吳清誣奏富民殺人。有司待辨而內侍不遣。是陛下不欲聞外事。廣視聽也。宜付外暴其是非而行賞罰焉。內侍李允恭。宋晦。屈法任子趙繼。寵越次。管當天章閣。

蔡世寧掌內藏。而以珠私示內人。堯俞悉劾之。又奏慶支歲用不足。言利者爭獻富國議。臣謂欲救其弊。宜自儉刻。以身先天下。無奪農時。勿害商旅。不然。徒爲紛更。無益。苟聚斂者。進用。則天下殆矣。時皇嗣已立。堯俞言陛下旣以宗社之重建。皇嗣而禮遇有闕。非所以隆親親。重國本也。於是詔有司益厚供具。英宗立。皇太后同聽政。轉殿中侍御史。遷起居舍人。言於太后曰。臣聞天下之可信者。無大於以天下與人。亦無大於受人之天下。况以太后至公之量。皇帝至明之資。而小人得以間之乎。惟誅竄讒人。則慈孝之聲並隆矣。旣竄。任守忠復言於帝曰。凡太后左右給事宜。錄其勤勞。少加恩惠。上慰母后。下安反側。不可更問其餘。言皆聽從。遷右司諫。同知諫院。眷遇特隆。嘗雪中賜對。自東廡升。上傾身東向。以待奏事。退多目送之。一日上問堯

俞多士盈庭孰忠孰邪對曰大忠大佞。固不可移。中人之性。繫上所化。又言皇上初躬庶政。大臣言是固當行之。若審其非。徒執謙讓。從而徇之。亦非人主之柄。願自今君臣之際。是非毋相面從。惟總覽衆議。無所適莫。則威柄歸於上矣。帝嘗令論蔡襄。對曰。襄果有罪。陛下何不自正典刑。上曰。欲出於臺諫。公言對曰。若果付公議。臣但見襄辦山陵事有功。不見其罪。臣身為諫官。不敢受旨言事。會濮議起。上十餘疏言皆切。至謂親卽父母。凡爲人子。恩義存亡一也。設當是時。王尚無恙。陛下得以親名之乎。使契丹還。擢侍御史。知雜事。不拜。求與呂誨等同貶。上面留之。固辭出知和州。徙廬州。神宗卽位。召還京。素與王安石善。謂曰。舉朝紛紛。俟君來久矣。將用爲待制。諫院堯俞曰。某平生未嘗好欺。今新法舉世皆稱不便。敢以爲告。安石愠之。除直昭文館。權監鐵副使。出爲河北轉運使。改知江寧。河陽。徙許。與徐州再歲。六移。困於道路。知不爲時所容。請祠。尋坐小累。削官。稍起監黎縣倉。雖寒暑。必日至。庚申。凡十年。改知明州。哲宗立。召爲祕書少監。兼侍講。拜御史中丞。奏言。人才有能有不能。如使臣補闕拾遺。以輔盛德。明善攻惡。以平庶政。舉直措枉。以正大。臣雖不才。敢不盡力。若使窺人陰私。抉人細故。則非臣所能。臣亦非所志也。俄坐張舜民事。除龍圖閣待制。出知陳州。法令有未安者。衆疑其必不從。堯俞乃一切奉行。通判楊洙乘間以問。答曰。君子素其位而行。前日以言爲責。今知爲郡守法而已。未幾起爲吏部侍郎。復中丞。蔡確坐誹謗貶。堯俞言。確黨之尤者。固宜逐。其餘當一切置之。語詳載弘道錄水官李偉議大河可從。孫村導還故道。堯俞言。偉繆悠不足任。况比遣使皆言非便。豈可遽

興大役遂罷偉議進吏部尚書兼侍讀元祐四年拜中書侍郎
堯俞素厚重寡言遇人不設城府人不忍欺在帝前論事畧無
回隱退與人言亦無矜異六年卒年六十八帝與太后臨哭語
輔臣曰方倚爲相遽至是乎贈銀青光祿大夫諡獻簡黨議與
奪贈諡久之詔復褒贈仍錄其子

趙瞻字大觀父剛官太子賓客由亳州徙蠡屋瞻登進士調孟
州司戶參軍移萬泉令捐圭田脩學宮士自遠而至改知夏縣
作八監堂書古賢令長治迹以自厲除秘書丞復知永昌築六
堰灌川歲省科歛數十萬民以比名杜升太常博士知威州作
西山別錄言威茂雜羣獠險而難守不若合之而建郡於文川
後熙寧中始取其書經理西南遷屯用員外郎治平初除侍御
史疏言英斷獨任人主之至權密至權者常主以天下之大公

揆以天下之正論如是而後權可一也若夫刑賞施設之失可
革則革號令言動之過可止則止輔相賴其用宜責其効臺諫
知其才宜信其說兵柄宜削諸宦官邊議宜付諸宿將英宗稱
善時已罷遣內侍王昭明等復用馮京安撫諸路瞻請專委文
彥博孫沔夏人入侵王官慶帥孫長卿不能禦反加集賢學士
瞻疏論之京東盜起請易置曹濮守臣不才者京師大水請悉
出百官所言事付兩省詳擇詔從之濮議起瞻引漢師丹董宏
事語其屬薛溫曰事將類此吾必以死爭會遼賀正使至假太
常少卿接伴入對帝語瞻曰近考濮王乃大臣之議朕自數歲
時先帝養爲己子豈敢稱考瞻曰臣未聞陛下明言請退諭中
書作詔以示庶可追明大義於天下帝又指天曰連日陰晦天
道如此安敢妄爲褒尊朕意已決瞻再拜言曰陛下祇畏天戒

不以私妨公甚盛德也。已而皇太后手書出贍歎曰：向者太后切責大臣，今邪臣與中官交締歸過至尊，而自爲之地，首議之臣當不並生，遂乞與誨等同貶，不報。趣入對，上曰：卿欲就龍逢比干之名，孰若効伊尹傅說哉？贍皇懼，言臣不敢使朝廷有同罪異罰之譏，乃出通判汾州。神宗遷司封員外郎，知商州提點陝西刑獄，入爲開封判官。安石欲使助已，餌以知雜御史，贍不應。上問青苗，對曰：行之於季世，空乏擾攘之中，誠便。今行於太平全盛之時，欲愛養百姓，誠不謂便。由是出爲陝西運副。改運使，命制置諸路交子，贍曰：有本錢足恃，法乃可行。如但出空券，是罔民也。議不合，辭以親老，請還提舉鳳翔太平宮外艱服。除易朝請大夫，知滄州。哲宗立，召爲太常少卿，遷戶部侍郎。元祐三年，簽書樞密院事。明年，同知院事，進對言：機政所急，人才而已。今武臣難盡知，請詔諸路安撫轉運舉使，臣科別其才，第爲三等，籍之以備選注。都水王令圖請還河故道，下執政議。贍言：自元豐中河決，小吳北注，界河東入于海。神宗詔故道淤高，理不可回，其勿復塞。乃開大吳以護北都，近已八年，未有定論。一旦遽興大工，臣切憂焉。今朝廷方遣使相視，若以前詔爲便宜，亟從之，果以爲可回，亦宜爲數歲之計，以緩民力。時議者又謂河入界河而北，失中國之險。昔澶淵之役，非河爲限，則北兵不止。贍曰：王者恃德不恃險，蓋廟社之靈，章聖之德，將相智勇，豈獨河之力哉？卒詔罷役。洮河諸族以青唐首領寢弱，可制欲倚中國兵威廢之，邊臣亟請興師，贍力言其不可。曰：御外國以信爲本，彼雖失衆心，中國旣爵命之，何辭以伐？若其不克，則兵端復起，乃止。又奏廢渠陽軍以紓荆湖之力，乞詔諭西夏使歸永

樂遺民夏人聽命五年卒年七十二太后惜之語輔臣曰忠厚君子也車駕親臨輟朝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懿簡後入黨籍所著春秋論史記牴牾論唐春秋奏議文集子孝謚瀛州錄事參軍獻誠唐城令彥詒太康主簿

冊曰英宗本心。廸于邪臣。百世之下。乃可觀仁。

馬默字處厚單州成武人家貧徒步詣徂徠從石介學出諸生右將歸介令諸生送之謂曰子他日必爲名臣登進士調臨濮尉知須城縣臨邛治吏碍法詣府取杖前守曹侑不喜後守張方平禮之薦爲監察御史裏行遇事輒言無所顧方平遣所親語曰言太直恐累舉者默謝曰辱相知深不敢爲身謀乃所以報也力諫濮議請還呂誨等願斷自宸心明詔寢罷以感名和氣安七廟之神靈不報又言致治之要求賢爲本仁宗以官

人之權盡委輔相數十年間賢而公者無幾往往不綜實績不稽實效但趨權門以覬顯仕今待制以上數倍祖宗之時至謀一帥臣協於公議者十無三四動有難事輒稱乏材豈非悉踵前弊使賢不肖混淆乎願明闡公論務核其實歷試而超升之天下幸甚提舉諸司庫務刑部郎中張師顏繩治不法姦吏懼爲飛語讒之默謂宜崇獎以厲忠勤庶尸素括囊之徒知所勸矣有詔南京會聖宮創仁宗神御殿默奏自漢以來諸帝所幸郡國皆令立廟知禮者尚非之况先帝未嘗幸洛事不師古實乖典禮願行節止以章清淨奉先之意地震河東陝西默言宜備西夏後果有警神宗卽位以論歐陽脩出通判懷州上疏陳十事攬威權則天子勢重而大臣益安察姦佞則忠臣用事而小人不能幸進近正臣則諫諍日聞而聖性開明明功罪則朝

廷無私而天下咸服。息大費則公私皆富而軍旅有積。備凶年則大恩常施而禍亂不起。崇儉素則自上化下而民尚樸素。久任使則官不虛授而職事脩舉。擇守宰則庶績有成而民受實賜。禦邊患則四遠畏服而內地盛彊。除知登州奏寬沙門島配法凡二十條。溢數而年深無過者。移州治自是全活者。衆後。蘇軾繼爲守。父老迎泣曰。安得愛民如馬使君者乎。尋徙曹州。與富弼善。名爲三司鹽鐵判官。以論新法執政。滋不悅。出知濟兗二州。遷提點京東刑獄。素性剛嚴。疾惡部吏。有望風投劾者。金鄉令以賄聞。父方執政。貽書戒子曰。汝將不免命。悉取不義物焚之。改廣西轉運使。會安化蠻內寇。默上平蠻方略。以爲勝負不在兵而在將。郭遠怯懦。富良宵遁。蕪緘老謬。邕城陷沒。陳曙先走歸仁。覆軍守節不戰。崑崙喪師。狄青智勇而智高破亡。杜杞方畧而希範誅滅。此足驗矣。以疾求歸。仍知徐州。元祐初。召爲司農少卿。與司馬光議復鄉差。衙前法。請隨州縣各立一例。光頗用其言。省常平提舉官。歸提刑司。除河東轉運使。奏葭蘆吳堡二砦控扼險阻。得不棄。移兗州。請褒錄石介。東州荐饑。振活流民以數萬計。入拜衛尉卿。戶工二部侍郎。寶文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議小吳決河北流爲便。久之告老。提舉鴻慶宮。紹聖初。落職致仕。元符三年復之。卒年八十。紹興中。其子純請贈開府儀同三司。加太保。劉庠字希道。彭城人。父顏好學。不專章句。第進士。試授書郎。知龍興縣。坐法免。居鄉教授。採漢唐奏議爲輔。剡名臣對蔡齊上其書。除任城簿。李廸辟爲從事。著儒術通要。經濟樞言數十篇。庠八歲能詩。妻卽齊女也。用齊遺奏補將作監簿。登進士爲高

密教授上書英宗論時事帝以示韓琦琦對未嘗識帝益重之
除監察御史裏行首言日食甫數日苑中張具待幸非所以祇
天戒次言天子之孝在繼先志隆大業不在宗廟侈靡今宜損
神御殿制以昭仁考儉德又言奉宸庫被盜治守藏吏當併按
皇城幾察近侍李珣犯銷金又奏法行當自近始詔皆從之帝
不豫請立穎王神宗卽位遷殿中侍御史至右司諫言中國禦
戎之策守信爲上昔元昊之叛海內困弊今宜示大信捨近功
爲國家長利奉使契丹當英宗祥祭巧免張樂契丹義而聽之
還除集賢脩撰河東運使庠計一路之產鐵利爲饒請復舊冶
鼓鑄通隰州鹽礬博易以濟用又請募民入粟塞下豫爲足食
進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契丹侵霸州或言河北不可不
備庠上五策料其必不動已而果然大河東流議者欲徙而北
內侍程昉希昉請益兵濟後庠請避以歲月徐觀其勢而順導
之朝廷是其議移知真定再爲河東都運召知開封安石欲見
之戒典詢劉尹來卽告庠竟不往論新法於上前帝諭庠奈何
不與大臣協心濟治對曰臣子於君父各伸其志臣知事陛下
不知事宰相又與蔡確爭廷參禮乃除龍圖閣直學士知太原
請復舊制募民剽銳及子弟工技擊者籍爲勇敢倣漢謫戍法
貫流以下罪徙實河外從之契丹建牙雲中遊騎涉內地因遣
使者來議疆事朝廷疑造兵端命大爲備庠奏雲朔歲儉軍無
見糧故張形示疆願勿聽之後果如所料母喪服終轉知成都
乞禁西山六州與漢人婚姻勿蹈吐蕃取維州之害復徙秦州
坐失舉降知虢州移江寧滁州徙未興軍時西征無功關內騷
動庠力言虛內事外恐搖根本帝納其忠元祐初加樞密直學

士知渭州卒年六十四宣仁悼惜之庠有吏能復淹通諸史安石亦服其博學後蘇頌論治平建儲之功詔褒錄其子孫覺字莘老高郵人從胡瑗學瑗列弟子老成者為經社覺時尚少儼然居其間眾皆推服登進士調合肥簿郡檄捕蝗覺言民方艱食難督以威請以米易蝗彼必盡力是為除害而享利也守是其言施之詔縣嘉祐中預編校昭文館書籍進館閣校勘神宗卽位直集賢院為昌王府記室王問終身之戒覺陳孝經諸侯章復作富貴二箴以獻王稱為知理擢右正言上問革積弊對曰弊政固不可不革革而當其悔乃亡又問知人之難言知人之要在於知言以分別其邪正無喜小利近功以期其速效堯舜先以為難終享其易蓋以是也時邵亢在樞府無所建明覺因薦陳升之上以為希旨命奪兩階執政謂有罰金細

史無降級諫官遂出通判越州轉知通州熙寧二年詔知諫院覺蚤與安石善安石將引以為助驟用知審官院復同脩起居注入對言惠卿特以嗜利不吝屈身臣竊憂安石之不悟也上曰朕亦疑焉後果交惡青苗法行安石動引別官泉府國川取具貸民輸息至二十五為言覺條奏其妄曰成周賒貸特以備民緩急不可徒與故以國服為之息彼時說者不叶鄭康成乃引王莽計羸受息無過歲什一為據不應周公取息反重於莽況載師所征漆林之征特重所以抑末作也今以農民乏絕將補耕助斂顧此末作而征之可乎國用取具蓋謂泉府所領若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者有買有予并賒貸之法而舉之儻專取具於泉府則冢宰九賦將安用耶聖世講求先王之法不當專取疑文長說以增厲禁今老臣疎外而不見聽輔臣遷延而

不就職門下執正而不行諫官請罪而求去誠恐姦邪之人結黨連伍乘衆情之洶洶動搖朝廷鈞直干譽非國家福也安石覽之怒曰不意斯人亦如此始有逐覺之意會曾公亮遣覺行視畿縣散常平錢有無追呼抑配之擾既受命矣復上奏言如陳留一縣前後曉示情願請錢卒無一人至者以此見民實不願所有體量望賜寢罷安石劾其反覆出知廣德軍徙湖州松江海水爲患覺以石延袤百里高丈餘墾下悉爲良田徙廬州改右司諫以承重去服照知蘇州徙福州裁婚喪冗費定爲中法速徙毫揚徐州知應天府入爲太常少卿秘書少監元祐初兼侍講遷右諫議大夫請申唐六典及天禧詔書凡發令造事之未便者諫官御史皆得奏陳論蔡確韓縝進不以德確自辯有功無罪覺隨所言折之確去縝遷覺給事中覺請與縝

俱罷曰聞者執政畏人議已則遷官以餌之臣竊以爲可惜縝去進覺吏部侍郎領右選時選員萬五千闕纔五之二至有三年不得調者覺請自軍功保甲進者補指使宗室袒免從員外置一日得闕數千收主左選請舉以百人爲限擢御史中丞以疾請罷除龍圖閣學士兼侍講知舒州奉祠歸遣使存勞賜金卅年六十三覺有德量雖爲安石所逐及退居鍾山枉駕道舊從容累夕追死作文以誄諫者稱之後入黨籍徽宗復官職有文集奏議六十卷春秋傳十五卷弟覽字傅師擢第知尉氏縣有屯卒苦其將虐謀因大閱殺之以叛覽馳往諭曰將誠無狀然已趣吏奏罪矣天子何負汝輩乃欲致族滅耶衆意遂安仁宗壯其材擢爲司農主簿判寺衙直欲引自助拒而不答直怒劾之出提舉利州湖南常平改京西運判人爲右司

公簡錄 卷一百四十五
員外郎荆湖開疆命往相其便還言沅州所招溪洞百三十宜
從本郡隨事要束勿建官置戍以爲民困自誠州至融江口可
通西廣鹽以省北道餉餽悉從之轉河東運副加直龍圖閣歷
知河中應天江淮發運使進寶文閣待制知桂廣涓三州夏人
入邊徼大將苗履禦之履稱疾覽按正其罪竄房陵轅門肅然
名知開封拜戶部侍郎與蔡京論役法不合以龍圖閣直學士
知太原夏人據橫山並河爲寨秦晉路皆塞覽謀復取葭蘆卒
阻險不得前聲言須滿兵五萬乃西相持益久俟其少懈忽令
具糧嚴械奮擊敗之遂城葭蘆而還策勲加樞密直學士歷知
河南未與成都卒年五十九

李常字公擇建昌人少讀書廬山立精舍留所抄書九千卷擢

第調江州判官轉宣州觀察推官發運使楊佐將薦之常以推
其友劉琦佐歎曰世無此風久矣因并薦常熙寧初爲秘閣校
理與安石善以爲三司條例檢詳官改右正言知諫院嘗預議
新法言條例司始建已致中外之議至於均輸青苗斂散取息
傳會經義人口大駭何異王莽猥析周官片言以流毒天下安
石見之遣所親諭意常不爲止又言州縣散常平錢實不出本
勸民出息神宗詰問安石請令其官吏主名常以非諫官體落
職通判滑州歲餘知鄂州徙湖齊二州齊多盜常刺其黠者爲
兵使隸麾下得其知盜窟穴處悉發屋破柱拔其根株半歲間
誅七百人姦無所匿徙淮南西路提點刑獄元豐六年召爲太
常少卿遷禮部侍郎哲宗立改吏部侍郎進戶部尚書或疑其
少幹局慮不勝任問於司馬光光曰用斯人主邦計庶人知朝
廷不急於征利聚斂少息矣轉對上七事曰崇廉耻存鄉舉別

守宰廢貪。賍審疑獄。擇師儒脩役法。因言差免二科。法無新陳。便民者良。論無彼已。可久者從。今使民俱出貲。則貧者難辦。俱出力。則富者難堪。各從其願。則可久爾。乃折衷條上之。赦恩蠲。市易逋負不滿二百緡者。常請息過其數。亦勿取拜御史中丞。兼侍讀。加龍圖閣直學士。論取士請分詩賦經義爲兩科。以盡所長。論河決言京東河北饑困不宜導河。詔罷之。劉安世劾蔡確力請加誅。常謂以詩罪確非。所以厚風俗。安世遂併劾之。改兵部尚書。出知鄧州。徙成都。行次陝。暴卒。年六十四。有文集奏議六十卷。詩傳十卷。元祐會計錄三十卷。常長孫覺。一歲始與覺齊名。又俱受知。呂公著其論議。趣舍所終。官職畧同。及死。先後特隔一夕云。

呂陶字元鈞。成都人。蔣堂守蜀。延入學。程其文曰。賈誼手也。登進士。調銅梁令。民龐氏姊妹。幼弟壯。訴官不得直。陶至。卽訊服。改知壽陽。帥唐介辟。簽書判官。告以立朝事。君大節薦應制科。對策。枚舉安石之過。謂賢良之旨。貴犯不貴。隱陛下初卽位。願不惑理財之言。不問老成之謀。不興疆場之事。神宗顧安石取卷讀。未半。神色頗沮。帝覺之。使馮京更讀。稱其言有理。司馬光范鎮皆謂陶曰。不意君及此。平生聞望在茲。一舉矣。安石旣怒。科亦隨罷。陶雖入等。纔通判蜀州。擢知彭州。張商英請廢永康軍。下旁郡議。陶上言。不可得不廢。威茂奪入寇名。大姓潛具守備。城門啓閉。如平時。王中正爲將。謬戾奏名。還之朝廷。新立茶法。命李杞蒲宗閔來推。西州騷動。陶言。川蜀產茶。視東南。十不及一。諸路旣皆通商。兩川獨蒙禁推。茶園本是稅地。自來敷賣。以供衣食。今立法大嚴。取息太重。遂使良民枉陷刑辟。

非陛下仁民愛物之意也。宗閔怒劾其沮敗新法。責監懷安。庶稅或往弔之。陶曰：吾假外郡之虛名，救蜀民之實禍。幸而言行所濟多矣。敢有榮辱進退之念哉。起知廣安軍。名爲司門郎中。元祐初，擢殿中侍御史。獻邪正君子小人之辨。謂今蔡確、韓縝、張璪、章惇在先朝與小人表裏，爲殘民害物之政。使人主澤不下流。在今日觀望反覆，爲異時子孫之計。安燾、李清臣又從而依阿其間，伺勢之所在而歸附之。非但負先帝，抑且負陛下。願亟加斥逐，以清朝廷。於是數人相繼罷去。差役行陶言郡縣風俗異，制民之貧富不均。當此更法之際，若不預設防禁，則民間雖無納錢之勞，反有偏頗之害。莫若以新舊二法裁量厥中，會謁告歸詔於本道，定議陶考究精密，民以爲便。還朝，正兩路轉運、榷茶之罪。又奏十事，皆利害切於蜀者。蘓軾爲朱光庭所論，陶與王觀言臺諫當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光庭嘗惡軾戲薄程頤，顧欲加軾罪，何所不可。必指其策問以爲譏謗，恐洛蜀黨患自茲熾矣。帝亦患之，遂置不問。與同列論張舜民事不合，傳堯俞、王岩叟攻之。太后不納。遷陶左諫議大夫，歷梓州、淮西、成都路轉運副使。入拜右司郎中，起居中書，三舍人奏大臣上殿，必使左右史隨之。有乞屏左右及史官者，是所言私也。詔定爲令。使契丹歸乞脩河北邊備。帝曰：臣僚言邊事，准及陝西不及河北，不知河北有警，則十倍陝西矣。卿言甚善，進給事中。帝親政，陶言太后保祐九年，尊而報之，惟恐不盡。臣以爲無可疑而疑，不必言而言者，必有姦邪不正之謀。上惑淵聽，謂某人宜復用。某事宜復行。此乃治亂安危之機，不可不察也。尋以集賢院學士知陳州、改潞州，又徙河陽。例奪職，貶庫部員外。

郎徽宗立復集賢殿脩撰知梓州致仕卒年七十七
彭汝礪字器資鄱陽人進士第一累保信軍推官武安軍掌書
記安石見其詩義補國子直講歷大理丞太子中允既而惡之
中丞鄧綰舉爲御史汝礪不往見綰自陳失舉神宗怒遂綰用
爲監察御史裏行首陳十事一正已二任人三守令四理財五
養民六振救七興事八變法九清苗十鹽事指擿利害人所難
言次論俞充諂中人王中正至使妻拜之不當檢正中書五房
事充坐罷上詰語所從來汝礪言若此非所以廣聰明遂不奉
詔又言漢唐禍亂之事中正與李憲不當典兵帝不懌語折之
汝礪拱立不動伺復言帝爲改容在廷歎服又願更著婚法
宗室女雖疎屬不可因貨下之民間使配下賤元豐初以館閣
校勘爲江西轉運判官陞辭言今不患無將順之臣患無諫諍
之臣不患無敢爲之臣患無敢言之臣帝嘉其忠藎代還提點
京西刑獄元祐二年召爲起居舍人上問更化對曰政無彼此
一惟求是今所更取士及差役法士民未見其可踰年遷中書
舍人賜金紫汝礪詞命雅正有古人風其論詩賦及回河事尤
力大臣持平者頗相左右一時進取者病之欲排去未有以發
會吳處厚奏論蔡確罪諫官御史爲危言以激怒太后汝礪獨
以爲此羅織之漸白執政及論列皆不聽居家待罪得確新州
命言我不出誰任責者卽入省封還除目衆指爲朋黨后謂汝
礪豈黨確者亦坐落職知徐州先因論呂嘉問市易非法事與
確異徙外十年至是爲確得罪人益以此賢之加集賢殿脩撰
入權兵刑二部侍郎有獄當貸執政以特旨論殺汝礪持不下
執政怒罰其屬汝礪自劾請去言制書有不便法許奏論屬有

何罪詔免之徙為禮吏二部侍郎哲宗親政進權吏部尚書言者論嘗附會劉摯降寶文閣待制知江州將行帝問所欲言對以所復之政不能無是非所用之人不能無賢否惟求其是則政無不善人亦得以不病至郡數月而卒年五十四遺表勸恤河北流移察江南水旱凡數百言末云土地已有餘願撫以仁財用非不饒願節以禮佞人初若可悅其患在後忠言初若可惡其利甚溥朝廷方命為樞密都承旨乃以誥賜其家平生讀書為文志於大者言動取舍必合於義與人交曲盡誠款兄無子為立後官之少時師事桐廬倪天隱沒後葬其母妻衣食其女同午宋渙死經理其後不啻如子所著易義詩文凡五十卷弟汝霖字岩老第進士曾布薦為秘書丞擢殿中侍御史遂

待御史布諷江公望擊李清臣將處以諫議公望弗聽汝霖竟

逐之果得諫議大夫鞫趙諗反獄窮其黨與再起元祐之禍與吳材王能甫言諸人罪狀但據紹聖案籍以行不必俟指名彈擊遂復貶司馬光以下至布失位汝霖罷知泰州謫濮州團練副使後以顯謨閣待制卒汝方見後孫諤字元忠睢陽人父文川以信厚稱鄉里私諡慈靜居士諤少挺特不羣為張方平所器登進士調哲信主簿選為國子直講陷虞蕃獄免元祐初起為太常博士遷丞哲宗十后太史惑陰陽拘忌之說諤上疏太后言家人委巷之語不足以定大計願斷自聖慮出為利梓路運判名拜禮部員外遷左正言紹聖初言漢唐黨禍其監不遠朝廷當示信以靜安天下請如前詔一切勿問嘗待對論星文變咎願循省消復罷幸西池及寢內



降帝患臺諫乏人謬奏言世豈無才顧陛下不知爾立疏可用者二十二人章惇惡其拂已出知廣德軍徙唐州提點湖南刑獄徽宗立復為右司諫首論大臣邪正政事可廢置因革者帝稱其鯁直會欲以羣臣封事付外廷詳定謬言若不密則失臣是將速忠臣之禍乃止遷左司諫未旬月以疾卒平生與彭汝礪以氣節相尚汝礪蚤亡自謂不愧於地下及是人皆惜之朱京字世昌南豐人父軾有隱德京博學淹貫登甲科教授亳州應天入為太學錄神宗數召見論事擢監察御史時因用事乖異中丞及同僚多罷去京抗疏曰御史之職假之則重略之則輕今名為耳目計不得行言不得用屢進屢退則言者不若緘默為賢直者不若柔從為智偷安取容雖得此百數何益于國乎他日入見帝勞之曰昨覽卿奏疏所補多矣京風神峻整

以須未幾論大臣除擬有愛憎之私中書言其失實謫監典國軍監稅歷太常博士湖北京西江東轉運判官提點淮西刑獄入為司封員外郎元符初遷國子司業元祐時進幸太學頌或撻其語有及先朝者京乃辭官徽宗初復之踰月而卒

朱京字世昌南豐人父軾有隱德京博學淹貫登甲科教授亳州應天入為太學錄神宗數召見論事擢監察御史時因用事乖異中丞及同僚多罷去京抗疏曰御史之職假之則重略之則輕今名為耳目計不得行言不得用屢進屢退則言者不若緘默為賢直者不若柔從為智偷安取容雖得此百數何益于國乎他日入見帝勞之曰昨覽卿奏疏所補多矣京風神峻整

之關惕然自守

弘簡錄卷一百四十六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臺諫 宋五之七

梁燾

王巖叟

王覲

從子

孫升

韓川

劉安世

父 鄒浩

田書王回曾

附

盛陶

林旦

上官均

虞策

弟奕

鄭雍

梁燾字况之鄆州須城人父舊兵部員外郎直史館燾以蔭為太廟齋郎登進士編校祕閣書籍遷集賢校理通判明州檢詳樞密五房文字元豐時久早上書曰日者陛下閱雨靜惟政事之闕惕然自責誕節三日膏澤大霑是上天顧聽陛下之德音而默滋萬壽之歡悅也當四方仰雨十月之久民刻於新法

嗷嗷如焦京師尤甚闔閭細民罔不失職智愚相視日憂大變
一旦講除刻文蠲損緡錢歡聲四起不約而同然法令乖戾爲
毒於民者所變纔能萬一蓋聖聰所及僅市易一事耳他如青
苗之錢未償而責以免役免役之錢未入而重以淤田淤田方
下復有方田方田未息迫以保甲煩擾百姓使不得休雖有言
者必以下主吏主吏以爲無是則從而信之反坐言者間或遣
使循行而苟且寵祿上下相隱習以成風人心不解故天意亦
未釋而雨不再施陛下不可不深思其故也疏入不報內侍王
中正將兵干賞不以法燾爭之不得請外出知宣州入辭神宗
曰樞臣言卿不肯安職何也對曰臣居官五年非不安職恐不
勝任又問王中正功賞文書何爲不可對曰實不敢僥倖冒濫
以負陛下帝領之未幾擢提點京西刑獄哲宗立召爲工部郎
中遷太常少卿右諫議大夫有獻諛太后御文德殿服袞冕愛
冊者燾率同列引薛奎故事以諍后欣納之時市易已廢乞蠲
中下戶宿負又乞欠青苗下戶不得令保人備償文彥博議遣
劉奉世使夏國御史張舜民論其不當遣諭舜民通判虢州燾
與傅堯俞王巖叟朱光庭王覲孫升韓川同論張舜民犯顏正
論乃天下之公議文彥博不快御史特一人之私心罪天下之
公議便一人之私心非盛朝美事上命召七人悉至都堂論曰
事當權其輕重故不惜一新進言職以慰老臣燾言若論年齡
爵祿則老臣重若論法度綱紀則諫官重御史爲天子執法不
可以徇人情願還舜民以正國體章十上不聽因而責給事中
張問不能駁還制命以爲失職坐詎同列出爲集賢殿脩撰知
潞州至潞值歲饑發常平振流民來者不絕處之有條人不告

病明年召爲左諫議大夫民攀卧道路至不得行入對首言陛下富於春秋未專宸斷太皇保佑聖主制政策帷姦人易爲欺蔽願正綱紀明法度采用忠言講求仁術兩宮嘉納焉次論士大夫忠於蔡確者多於忠朝廷之士敢爲奸言者倍於持正論之士以此見確之氣燄凶赫根株牽連賊化害政爲患滋大卒竄新州燾進御史中丞論鄧潤甫柔佞不立巧爲進取不聽改龍圖閣直學士知鄧州旬日入權禮部尙書爲翰林學士元祐七年拜尙書右丞轉左丞哲宗親政言蔡京輕險貪懷不當帥蜀不聽又與同列議夏國地界不合巧去帝遣近臣問所以去意且令密訪人才燾辭曰信任不篤言不見聽至於詢問人才臣豈敢當使者再至荅言人才可大任者陛下自知之但須識別邪正公天下之善惡圖任舊人中堅正純厚有人望者不羣左右好惡之言以移聖意則天下幸甚帝意頗不合引疾罷爲資政殿學士特置同醴泉觀使以寵之力辭改知潁昌紹聖元年知鄆州及黨論起上猶記其立論中正多所開陳盡出公議以故最後責知鄂州再貶少府監分司南京徙雷州別駕化州安置卒年六十四徙其子昭州徽宗立始得歸燾好賢樂善出於天性自任以援引人物爲意嘗作薦士錄具載姓名有見之者曰公所植桃李乘時而發但不向人聞耳咲曰燾出入侍從至於執政八年之間恨薦用不盡方懷愧恥其好士如此王巖叟字彥霖大名清平人仁宗初置明經科巖叟年甫十八宵試廷對皆第一調樂城簿涇州推官弟喪棄官歸養熙寧中韓琦留守北京辟管勾國子監歷安撫司機宜文字監晉州鹽務知定州安喜縣呂公著爲守材之哲宗初劉摯薦爲監察御

史首論不絕害本百姓無由樂生。不屏羣邪。太平終亦難致。詔雖求民疾苦。有司憚於省錄。四方爭以其情。赴愬者頗成壅滯。卽如見行役錢歛法太重。河北江西。椎鹽害民。如必待遣使還。而後改。恐有不及。被德而死者。次論章惇讒賊。狼戾。上蔽明。不忠之罪。始與蔡確等。李定不孝。不當尚玷朝列。疏入。惇定相繼退斥。遷左司諫。兼權給事中。凡執政不協。時望制命。不出門下。繳駁爭論。不遺餘力。嘗謂諫官所言。給事所駁。非好爲異論。喜忤大臣。恐命令斜出。虧損紀綱。有不得已耳。又上言三省。皆吏月饗厚奉。歲累優秩。姑息相承。流弊已極。望飭勵大臣。事爲之制。卽詔裁抑。定爲十七條。遷侍御史。奏國朝置諫臣。纔六員。方之先代。已爲至少。今兩省正言久闕。因循不除。豈謂治道已清。無事於言。卽抑人材。難稱故虛其位。卽二者皆非。所望於今日。願趨補其闕。多進正人。以壯根本。尊朝廷。未幾。坐張舜民事。出知齊州。請以河北所免鹽法行之。京東諸路災疏。請賑貸。明年復爲起居舍人。嘗侍邇英。進讀寶訓。至節費用。曰。凡言節用。非偶節一事。便能有濟。當每事爲意。積久。異日國用自饒。讀仁宗知人事。曰。人主常欲虛心平意。無所偏係。觀事以理。則事之是非。人之邪正。自然可見矣。上自臨御。嘗淵默不言。偶因司馬康講洪範。又用三德。問曰。止此三德。爲更有耶。巖叟聞之。喜卽分疏三德。上言人君之正直。在情紀綱。謹法度。重典刑。戒姑息。明是非。於朝廷之上。判忠邪。於多士之間。不以順已而忘其惡。不以逆已而遺其善。私求不徇於所愛。公議不遷於所憎。竭誠盡節者。任之而勿二。罔上盜寵者。棄之而勿疑。人主之剛德。在遠聲色之好。絕盤遊之樂。勇於救天下之弊。果於斷天下之疑。

邪說不能移非道不能說人主之柔德在居萬乘之尊而不驕
享四海之富而不溢聰明有餘而處之若不足俊傑並用而求
之如不及虛心以訪道屈已以從諫懼若臨淵怯若履冰三者
是以蓋天下之要在陛下力行何如耳常侍上從容言陛下退
朝無事不知何以遣日上曰看文字巖叟再拜言曰陛下幸留
意甚善顧聖賢之學非造次可成務須積累其要在專與勤屏
絕他好始可謂專久而不倦始可謂勤上然之館伴遼賀正使
耶律寬寬求觀元會儀巖叟謂非外國所宜知錄笏記與之權
吏部侍郎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時湖北諸蠻互出擾邊巖
叟請以疆事專委荆南唐義問自草檄文喻以朝廷方尙恩信
勿爲微倖功賞之意遂得安輯夏人遣使故爲牽致勞苦巖叟
願戒邊臣違期不至勿復應後不敢違自元祐講和夏人爭質
孤勝如二堡以爲形勝膏腴之地蘇轍建議將與之巖叟奏地
在蘭州界內昔漢趙充國留宅之所若失二堡則蘭州熙河遂
危形勢之地豈可輕棄詔從之夏人入侵壞七厓巖堡掠居人
轉侵涇原及河外鄜延府州朝議欲以七巖經毀之地與夏人
巖叟復力爭謂使彼計得行後患未已因請遣官諭熙帥范育
命戶部員外郎穆衍行視築定遠以據要害調兵貲費一從便
宜不必申覆定遠遂城皆其力也拜中書舍人封還太原帥滕
甫徒穎昌詞頭言進退帥臣理宜重慎今以走馬承受小臣一
言易之使後畏憚人不自保此風浸長非委任安邊之福乃止
權知開封劄分推判官二人左右廳治事著爲令巖治羣偷根
株淵藪幾盡慈聖仙遊未遠其族曹續質產市僧負其直返訟
之續就逮巖叟謂恐傷孝治且長告訐之風遂竄告者時天下

積欠多名。惟免不一。公私費擾。巖叟乞隨等第立多寡。定爲五年十科之令。元祐六年拜簽書樞密院事。入謝。太后曰：知卿才望不次超用。巖叟奏言：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靜，願信之勿疑，守之勿失。復奏：帝今日聖學當深辨邪正，正人在朝，則朝廷安；邪人一進，便有不安之象。非謂君不能然，其衆類應之蒙蔽耳目，不覺養成禍胎爾。或問：又有君子小人參用之說，此乃深誤陛下。自古聖人但云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泰；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則否。小人旣進，君子必引類而去。此二者危亡之際，不可不察。兩宮深然之。后與帝出閣中，物營上清儲祥宮，以成先帝之志。宮成，將肆赦。巖叟言：陛下不煩公不勞民，真盛德事，猶願自今以土木爲戒。昔天禧治平中，祥源醴泉二觀成，皆未嘗赦，乃止。方選后，得狄詒女，庚命似便，爲是庶出。過房事，須評議進言。太后按禮經問名，篇女家答以夫婦所生不及外諱，不識今者狄氏何辭以進。遂寢。及選后已定，又言於帝內助。雖后事其正家，須在皇帝。自古正家而天下定，惟當慎之於始。退取歷代事，可爲后法者，類爲中宮懿範。上之宰相劉摯、右丞蘇轍，以人言求退。巖叟疏言：自元祐之初，排斥姦邪，緝熙聖治，二臣之功居多。願深察讒毀之意，重惜腹心之臣，無輕其去。就鄭雍指爲朋黨，罷除端明殿學士，知鄭州。太后語言者曰：巖叟有大功，今日之命出不獲已。明年徙河陽。將復大用以疾卒。年五十一。后悼惜之，贈左正議大夫。巖叟有志格，君章累再三，或至十數，必行其言而後已。司馬光稱其進諫無隱，人爲寒心栗齒。憂在不測而處之自如，爲文語省理，該深得制誥體。有所著易詩春秋傳，紹聖初，追貶雷州別駕。

王觀字明叟如皋人第進士除刪定三司令式官不樂改潤州
推官熙寧中郡遣吏視旱災吏丞監司風旨不敢多報檄觀覆
按盡請蠲除觸監司怒會朝廷遣使振貸觀請見爲言民間利
病使者喜歸薦之除司農主簿轉司農丞時方稱爲要職進用
多由此觀拜命卽求外韓絳高其節適絳帥穎昌辟爲簽書判
官坐公累免起爲太僕太常二丞哲宗立宰相薦觀可大任擢
右正言右司諫疏言國家安危治亂係於大臣今執政八人而
姦邪居半使一二元老何以得行其志因極論罷章惇蔡確韓
縝張璪又劾竄呂惠卿朝論慮人情不安將下詔慰釋觀又疏
言舜罪四凶而天下服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治當是之時不
聞人情不安出令以悅其黨也使苟若此恐海內有識之士得
以輕議朝廷蓋人君所以御下黜陟二柄而已陟一善使天下
爲善者勸黜一惡使天下爲惡者懼豈以爲惡者懼而朝廷亦
爲之懼哉夏主新立桀傲觀謂小羌窺我厭兵故若是然所當
憂者不在今秋而在異日所當謹者不在邊備而在廟謨翁張
取予之權量敵慮勝之策必持重而後可又言鬼章雖擒其子
猶統衆驅士種落未滅於前安可遽戮以賈怨宜處之洮岷秦
雍間以示含容好生之德從之差役復行觀采掇數十事於差
法有助可以通行者上之又言刑罰世輕世重熙寧中謂刑罰
不重則人無所憚今法已行矣可以適輕之時願擇質厚通練
之士載加芟正詔置侍悉用中興準元祐赦文編彙觀預焉先
是諫官分列兩省有議徙之外門而以其直舍爲制敕院名防
漏泄實不欲使與給舍相通觀爭之曰制敕院吏舍也奪諫省
以廣吏舍信胥史而疑諍臣何示不廣乃不果徙尋改右司員

外郎拜侍御史右諫議大夫坐論石丞胡宗愈出知潤州加直
龍圖閣知蘇州按治黠吏於法一郡肅然民謠有吏行水上人
在鏡心之語徙江淮發運使入拜刑戶二部侍郎與豐稷同使
遼紹聖初以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病俗火葬索侵耕官地表
為墓田江水貫城歲久潭塞積苦霖潦疏治復故民甚德之號
王公渠徙河陽坐例貶少府少監分司南京又貶鼎州團練副
使徽宗卽位還故職知永興軍過闕留為工部侍郎遷御史中
丞會改元建中覘疏以唐德宗為戒言堯不去四凶而舜去之
不舉元凱而舜舉之事未必盡同文王作邑于豐而武王治鎬
文王不征關市不禁澤梁至周公征之不害其為善繼善述當
國者忿其言改為翰林學士會當制草日食詔有惟德弗類未
足以當天心之語宰相削之遂請外以龍圖閣學士知蘇州罷
主管太平觀安置臨江軍卒年六十八觀清修簡澹人莫見其
喜愠持正論始終再罹譴不少變紹興初追復龍圖閣學士
從子俊義字堯明遊學京師或薦之童貫拒不荅林靈素講寶
籙選士問道河成以俊義及曹偉應詔亦辭後由舍選擢第一
徽宗見其容貌甚偉大說顧侍臣曰真所謂俊義也蔡京邀一
見左右史可得俊義不肯往僅拜國子博士居二年改太學博
學士王謁先聖議諸生門迎俊義謂不可並於人主禮如見宰相
是矣乃序立堂下王至猶辭不敢當歷吏部右司員外郎為王
黼所惡以直祕閣出知岳州卒年四十七俊義與李祁友善首
建正論于宣和間當時諸公卿稍知分別善惡邪正兩人力也
祁字肅遠亦知名士官不顯

上簡錄

卷一百四十六

臺諫末八

史建言自二聖臨御首開言路登用正人凡所謂忠信端良之士豪傑俊偉之才兼收並用近時君子日進小人日退正道日長邪惡日消在廷濟濟有成周之風其効顯然更願自今於耳目之臣論議之際置黨附之疑杜小人之隙無使疑間一開令言者不安其職則循默之風熾而壅蔽之患生非朝廷之福也尋遷殿中侍御史會梁燾責張問升從而擊之執政指爲附燾出知濟州踰年提點京西刑獄召爲金部員外郎復進侍御史與賈易合論鄧溫伯草蔡確制稱其有定策功比漢周勃欺天負國不宜位承旨不報由起居郎權中書舍人直學士院以天章閣待制知應天府董敦逸黃廷基撫升過改集賢院學士紹聖初翟思張商英又劾升削職知房歸二州貶水部員外分司更果州團練副使汀州安置卒年六十二嘗言王安石擅名世之學爲一代文宗及居大位自以天下人聰明不如已出其私智遂爲大害今蘇軾文章學問中外所服以爲翰林學士已極其任若使輔佐經綸恐德業器識有所不足願以安石爲戒其議論類此

韓川字元伯陝人登進士上第歷開封推官元祐初劉摯薦爲監察御史極論市易之害以爲名曰平均物直其實不免上下交爭就使有獲尙不可爲况所獲不如所亡朝廷從其議罷之遷殿中侍御史疏言朝廷於人才常欲推至公以博采及其弊也則幾於利權勢而抑孤寒常欲收勤績以赴用要其終也則莫不收虛名而廢實效近制大中大夫以上歲舉守臣遇大州闕選諸所表其他上等課績皆莫得預推原旨意悉在得人然不知大中大夫以上率在京師惟馳騫請求者得之爲多至於

淹歷郡縣治狀應法者。顧出其下。則是勤厲脩潔之人。不若營求要譽之速化也。有詔吏部更立法。未幾川與呂陶上官均合言。張舜民論夏國停封致討事實不可行。時梁燾等方力爭坐罷。改川太常少卿。不拜。加集賢校理。知潁州。還爲侍御史。樞密都承旨。進中書舍人。吏禮二部侍郎。以龍圖閣待制復守潁。與虢州黃坊郢二州貶屯田員外郎。分司。更岷州團練副使。道州安置。徽宗立。復故官。知青襄二州卒。

劉安世字器之。魏人。父航。登進士。歷知虞城。犀浦二縣。虞城多姦猾。喜寇盜。犀浦民弱。而馴航爲政。寬猛緩急不同。皆賴以治。擢知宿州。押伴夏使。多所要請。且執禮不遜。航皆折正之。歷官河南監牧使。持節冊夏主。乘常却所遺寶帶名馬。還上神宗禦戎書。略云。辨士好爲可喜之說。武夫傲莫不貨之寵。或爲所誤。不可不戒。遷河北西路轉運使。應詔論新政不便者五。又言人

主不可輕失天下。心宜乘時有所改爲。則人心悅而天意得矣。不報。請祠。起知涇相二州。王師西征。徙知陝府。值倉卒軍興。餉餉切急。航獨期會如平時。事更以辦。後終太僕卿。安世自少識見。已如成人。持論有定。航使監牧。時文彥博在樞府。安世從容語彥博曰。王安石求去。外議謂公必代其任。彥博曰。彼壞天下至此。後人何可爲安世。拱手曰。某雖晚進。竊謂未然。新政果不便。民公當去。所害與所利。反掌間耳。彥博默不應。他日見航。嘆獎之。登第。調洺州司法。叅軍父喪。服除。任河南巡官。哲宗立。司馬光薦爲祕書正字。宣仁太后問呂公著可爲臺諫者。以安世對。擢右正言。首論祖宗以來大臣子弟不敢受內外華要之職。自安石秉政。務快私意。累聖之制。掃地不存。今廟堂之上。猶習

故態因歷疏文彥博范純仁以下七人皆耆德魁舊不少假借
次論胡宗愈除右丞不協公議章惇蔡確黃履邪怨結納恣肆
貪天之功天下之人指為四凶今惇父尚在而別籍異財絕滅
倫理止從薄罰何以示懲會吳處厚以蔡確詩進安世謂其指
斥乘輿犯大不敬竄新州左丞王存御史彭汝礪等皆緣是罷
去遷安世起居舍人兼右司諫進左諫議大夫有旨暫罷講筵
民間謹傳宮中求乳婢諫曰陛下富於春秋未聞納后而先親
女色願太皇太后保祐聖躬為宗廟社稷大計清間之燕頤御
經惟多引近臣與論前古治亂之要以益聖學無溺於所愛而
忘其可戒帝俛首不言后語呂大防外間誤聽實無此事大防
退召范祖禹使達后旨兩人復合言之甚切又論翰林承旨鄧
溫伯始嘗黨附安石惠卿今復陰受邪說紕王珪而美蔡確稱
為定策此何等語乞行黜免不報遂請祠以集賢殿修撰提舉
崇福宮纔六月名為寶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后語韓忠彥如
此正人宜且留朝廷呂惠卿復光祿分司安世爭以為不可不
聽出知成德軍紹聖初章惇用事尤忌惡之落職知南安軍再
責少府少監三貶新州別駕安置英州蔡京起同文獄必欲寘
之死徙之梅州因遣使入海島誅陳衍諷使者過安世脅使自
裁又擢土豪為運判使殺之判官疾馳將至梅守遣客來勸安
世自為計安世色不動對客飲酒談笑自若徐書數紙付其僕
顧客曰死不難矣客密取視其書皆經紀同貶當死者之家無
及已事判官未至二十里嘔血而斃得免昭懷后正位中宮惇
卜復發前乳婢事誣為指后詔應天少尹孫磬收以檻車赴京
磬行數驛適徽宗卽位赦至乃還尋量移衡與鼎州除集英殿

脩撰知鄆州復待制移真定府曾布又忌之不令入朝蔡京爲相連七謫至峽州羈管稍復承議郎卜居宋都宣和六年復待制明年卒年七十八安世儀狀魁碩音吐如鐘忠孝正直皆法司馬光在言職累歲正色立朝扶持公道遇面折廷爭觸帝盛怒輒執簡却立伺怒稍解復前抗辭旁侍者蓄縮悚汗目之曰殿上虎一時無不敬懾投荒七年凡甲令所載遠惡地無不歷之有文集二十卷盡言集十三卷通鑑音義十卷子伯英伯廉伯和

鄒浩字志完晉陵人登元豐進士調吳縣簿歷揚州潁昌教授呂公著范純仁爲守皆禮遇之元祐中上疏論事言方今人材以爲不足則中外之百執事未嘗不備以爲有餘則自任以天

肅清所部者幾人承流宣化而使民安田里者幾人持刺舉之權以富也則曰水旱如之何官冗所當澄也則曰民擾如之何人物所當求也則曰從古不乏材風俗所當厚也則曰不切於時變是皆不明義理之過也蘇頌薦爲太常博士來之卻論罷之哲宗親政除右正言恐貽親憂固辭母張氏曰汝能報國無愧於公論吾顧何憂有請以王氏三經義發題試舉人者浩論止之陝西奏邊功浩言願毋狃屢勝圖惟厥終京東大水言宜謹消復之方不當委盈虛之數塞序辰看詳元祐章奏浩言初旨但分兩等謂語及先帝并語言過差而已今混然莫辨公肆詆欺輕重不平以其近似難分之迹隨以上下其刑是乃假陛下之威福以仇其宿怨其言皆觸時忌又上章露劾章惇不忠慢上之罪疏入未報而賢妃劉氏立浩抗疏曰立后所以配天子

本廟家法遠過漢唐自仁宗廢郭后不選於妃嬪而卜于貴族
乃立慈聖光獻所以遠嫌爲天下萬世法也孟后既廢明詔下
日亦有別選貴族之語又聞陛下臨朝慨嘆以廢后爲國家不
幸乃一旦反之豈不上累聖德論者徒以賢妃有子因立爲后
及引永平祥符事爲証臣聞漢立永平貴人以德冠後宮本朝
祥符德妃亦鍾英甲族皆非有子之故况貴人實馬援之女德
妃無廢后之嫌迴與今日事體不同頃者妃從享景靈宮雷變
甚異及宣制之後霖雨飛雹自奏告天地宗廟以來陰淫不止
天心人意豈不昭然望不以一時改命爲難而以萬世公議爲
可畏追停冊禮如初詔行之帝覽奏色變然猶不怒徐曰此亦
祖宗故事豈獨朕耶持其章付外明日悖誕其狂妄乃削職羈
管新州徽宗立豐稷薦復原官帝首問諫立后事獎嘆再三遷
左司諫上言陛下卽位之初相去特半年而朝廷事頗異自今
以往將如之何願陛下深維善終如始之慮改起居中書舍人
言陛下善繼善述於神考孝德至矣尙有五朝聖政至德大業
願稽考而繼述之以揚光七廟篤慶萬年不報遷兵吏二部侍
郎以寶文閣待制知江寧徙杭越二州帝初問浩諫草安在對
曰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他日姦人妄出一絨則
不可辨矣蔡京用事素忌浩果使其黨僞爲疏言劉后殺卓氏
而奪其子帝怒責衡州別駕再竄昭州母皆從不易初意人稱
其賢五年稍復直龍圖閣家居瘴疾作危甚楊時往省之猶眷
眷以國事爲問語不及私卒年五十二自號道卿有文集三十
卷建炎間特贈寶文閣學士賜諡曰忠所與游田晝王回曾誕
皆良士田晝字承君陽翟人樞密况從子蔭爲校書郎調磁

州錄事參軍知西河有善政民德之擢監京城門生平議論慷慨與浩以氣節相激勵浩嘗言上遇羣臣未嘗假以辭色獨於浩差若相喜天下事固不勝言意欲待深相信而後發斯有益也晝然之既而謝病歸適聞立后事晝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浩果以言得罪晝迎諸塗浩出涕晝正色責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無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為者未止此浩茫然自失謝曰君贈我厚矣徽宗初起授大宗正丞不為曾布所屈除提舉常平官不就請知淮陽軍歲大疫日挾醫問病亦遇疾卒淮陽人祀為土神

王回字景深仙遊人登進士調松滋簿荆沔俗用人祭鬼回捕治甚嚴其風遂革擢知鹿邑縣入為宗正寺簿葉祖洽薦除陸親宅講書與浩友善浩將論立后事密告回荅曰事寧有大於此者乎子雖有親然移孝為忠亦太夫人素志也浩南遷人莫敢顧回躬為治裝往來經理祖送之且慰安其母坐累送獄除名停廢徽宗召復舊官擢監察御史數日卒年五十

三岑象求王覲賈易上章請恤其家錄後以獎勵忠義詔除子渙老齋郎京又奪之列黨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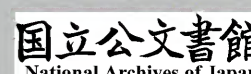
曾誕公亮從孫嘗擬韓愈諱臣論著玉山主人對客問大略言浩雖不得為知幾之士然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千載之下將不失為聖人之清乎天下聞者益重其名

盛陶字仲叔鄭州人登進士為監察御史神宗問河北事對曰朝廷以便民省役議廢郡縣誠便然沿邊地相屬如北平至海不過五百里其間列城十五疆宗之意固有所在願仍舊貫疏慶州李復圭輕敵敗國程昉開河無功徒擾州縣二人實安石

所主陶不少屈出簽書隨州判官久之入為太常博士歷考功員外工部右司郎中至侍御史陳官冗之傲謂恩澤舉人宜取嘉祐治平之制選人改官宜準熙寧元豐之法劉安世等攻蔡確陶謂確以弟碩有罪但坐罷職不應懷恨注釋詩語近於摺摭以長告訐之風安世併疏陶居風憲而附會觀望紀綱何賴出知汝州徙晉州召為太常少卿議合祭天地請從先帝北郊之旨進權禮部侍郎奉行合祭不復執辨進中書舍人除龍圖閣待制歷知應天順昌二府徙瀛州元符中例奪職卒年六十七

林旦希之弟登進士由著作佐郎主管淮南常平擢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以論李定罷居累年復簽書淮南判官入為太常博士歷工部考功二員外郎元祐初拜殿中侍御史疏言言路然後知得失達民情然後知利病竊見去歲五月詔求讜言士民爭欲自獻及詳觀詔語名雖求諫實欲拒言約束丁寧使不得達於是人人知戒言將出而復止至於再申論告方達天聰聞初詔乃蔡確章惇造端其詞盡出於惇今二人既去餘黨常懷醜正惡直之心願深留宸慮以折邪謀其呂惠卿鄧綰雖罷揚州猶蒞小郡下民奚辨焉乞投之散地以謝天下玉堂正石得一等雖已薄責其所任肘腋小人如翟勅之徒亦宜編削詔並降支郡營校又論崔合符買種民舞文深酷之罪皆逐之出為淮南運副歷右司郎中祕書少監太僕卿終河東轉運使子膚坐元符上書陷黨籍

上官均字彥衡邵武人登進士為北京留守推官國子直講元豐中為監察御史裏行時蔡確引猜檢吏窮治相州富人獄誣



法官竇萃等受賂無敢明其寃均乞詔廷臣叅治坐謫知光澤
縣監都進奏院擢開封推官元祐初復監察御史時議請兼
用詩賦取士宰相欲盡廢經義均言經術以理為主詩賦以文
爲工今不計本末而欲襲詩賦之敝未見其爲得也又論熙寧
以來百司謁禁夫以誠待人則人思竭忠以疑遇物則人思苟
免願除開封大理外餘皆釋禁以明洞達不疑之意又言近因
官冗議罷納粟補吏減任子員節特奏名增攝官抑胥吏以清
入仕之源而會議之臣徒畏世俗之譏評不計朝廷之利害閔
鄙耄之不進不思才者之閉滯議久不決非策之善也宣仁后
謂當先從我家始乃自后屬而下至大夫悉裁之又言治天下
道二寬過則緩而傷義猛過則急而傷恩術雖不同其爲蠹政
害民一也問者監司務爲檢核郡縣望風起辦不暇以便民爲
意陛下臨御務從寬大爲吏者又復苟簡縱弛二者俱未爲得
願明詔四方使之寬不縱惡猛不傷惠以起中和之風詔下其
章又論蔡碩盜貸官錢獄上當顯正其罪以厲百官張璪李清
臣與正人異趣相繼擊去之臺諫約再論張舜民左遷事均謂
事小王巖叟劾其反覆改禮部員外郎復任殿中侍御史言先
王之御外國知威之不可獨立故假惠以濟威知惠之不可獨
行故須威以行惠然後外國且懷且畏無怨望輕侮之心今西
夏自永樂之戰怙勝氣驕朝廷旣棄四砦又請蘭州砦地此控
扼要路若輕以予之恐夏人構虛熙河數郡孤立難守設若繼
請熙河故地復將何辭以拒是傳虎以翼借寇以兵不惟無益
祇足爲患不如治兵積穀畫地而守示以朝廷有備之意中書
傅堯俞左丞許將同樞韓忠彥因論事同異俱求罷均上言大

臣誼同休戚廟堂之上當務協和使中外之人泯然不知有嫌疑之迹若悻悻辨論不顧事體何以觀視百僚有詔令就職中丞蘇轍獨疏論許將均奏以為進退大臣當則天下服上之明而大臣得以安其位不當則累上之哲而言者得以朋謀併力以傾搖大臣况天下之事當以是非為主所論若是雖異不害其為善所論若非雖同未見其為美今堯俞等雖有辨論之失然事皆緣公無顯惡大過轍乃過論許將以為背同列之議臣謂善則順之惡則正之豈在每事惟命遂非不改然後為忠耶古舍同列之議上奉聖旨是能將順其美不當反以為過惡也苟惟務雷同乃姦臣所為非朝廷之利至於呂大防堅彊自任每有差除同列不敢異惟將時有異同轍素善大防盡力排將則於必勝臣恐綱紀法令自此壞矣乞外知廣德軍改提點河北東路刑獄紹聖初召拜左正言時大防轍已罷政均論其大罪並再黜之又奏罷詩賦專以經術取士勸宰相章惇不當出彭汝礪召朱服惇怒遷工部員外郎歷京東淮東提點刑獄梓州淮南運副改知越州徽宗立入為祕書少監遷起居郎拜中書舍人同修哲宗實錄遷給事中論太學生張寅亮應詔言事不識忌諱志非懷邪寅亮得免再議紹述均謂法度惟是之從無彼此之辨與時宰不協以龍圖閣待制知永興軍徙襄州崇寧初預黨籍奪職主管崇禧觀政和中復集賢院脩撰提舉洞霄宮進龍圖閣待制致仕卒年七十八

虞策字經臣錢塘人登進士調台州推官知烏程縣通判蘄州蔣之奇王安禮李常相繼薦之擢提舉利州常平湖南轉運判官元祐五年召為監察御史時西夏未順邊備解弛策上言古

人善鎮靜者警備甚密務持重者謀在其中未有鹵莽濶疎而
曰吾鎮靜持重者乞詔內而省曹寺監外而監司守令順天愛
民警戒萬事星文有變必思治心脩身之道勿以宴安為樂進
右正言哲宗納后又上正始要言遷左司諫權給事中禮官曾
肇以議北郊事不合免官策繳還辭命不納帝親政條所當先
者五十六事後多施行遷侍御史至起居郎尋以龍圖閣待制
出知青州改杭州過闕留為戶部侍郎以樞密直學士知永興
軍成都府徵宗累遷刑戶吏三部尚書疏請均節財用言臣在
戶部見中都經費歲六百萬與天下上供之數略相當嘗以祖
宗故實攷之皇祐所入總三千九百萬而費纔三之一治平四
千四百萬而費五之一熙寧五十萬而費盡之餘諸道隨

月所須旋為哀會汲汲然不能終日願深裁浮冗以寬用度
屬以疾乞外加龍圖閣學士知澗州卒年六十六贈左正議大夫

夫在元祐紹聖時皆居言職雖不依人取進頗持兩端故黨議
之興策獨得免弟奕字純臣登第提舉河北西路常平洛相
饑徙東路既而西部盜起擢為提點刑獄奕條上方略自度討
賊不閱月可定擢監察御史祀北郊奏言今親衛不用三路人
而燕人趙良嗣子反為祕書丞得預祠事不報陽武民備富家
備妻美富家欲私之弗得怒殺之而賂其夫事覺奕竟案抵如
律尋坐漏泄語言罷去踰年復提點河北刑獄時中貴人領屯
田以開拓為功壞塘濼侵民田屢訴不敢直奕疏其五不可詔
罷屯田加直祕閣出淮南運副入為開封少尹言故時治獄得
請實蔽其罪後率任情棄法京師請夏根本法且不行何以示
萬國請自今情法不相當者毋得輒請從之遷光祿卿睦州亂

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鎮江寇平遷為戶部侍郎內侍總領內藏
 予奪專已輕視如僚屬奕自効計臣不才當去之而易能者不
 可使他人侵其官詔罷內侍爾從奕工部侍郎龔慶守張滌詣
 闕請登封東平守王覲諫以歲凶多盜執政不悅將罪覲奕言
 覲憂民愛君所當獎激奈何用為罪覲獲免未幾卒年六十贈
 龍圖閣學士

鄭雍字公肅襄邑人登甲科調兗州推官韓琦上其文召試祕
 閣校理知太常禮院論英宗喪宗室不當嫁娶與時相忤出通
 判峽州轉知池州還為開封判官經熙豐變更不徇時尙靜默
 自守改嘉岐二王府記室參軍在邸七年神宗末二王猶居禁
 中雍獻四箴示戒且諷使求出外邸太后知其賢哲宗立擢為
 中書舍人時鄧綰甫除翰林承旨被論換侍讀學士

世居邳進中書舍人時鄧綰甫除翰林承旨被論換侍讀學士
 雍言一職皆天下精選如以濶而過薄不當革前命如以為

邪不當在經幄乃姑以是塞言者則邪正何由可辨善惡何由
 可明非所以示天下也書奏仍為承旨小臣周橦乞以安石配
 享神宗雍言安石方當國柄不能上副委任苟非先帝神明其
 所敗壞不可勝言詔正橦橫議之罪使契丹還徙右諫議大夫
 言朝廷重內輕外選用牧伯罕輟從班以闕閤輕淺者充員不
 復為來日慮願自今稍積資望以漸試之吳中饑方議振恤以
 民習欺誕救先為料檢雍言此令一布吏專料民而不救災今
 富有四海奈何靳圭撮之濫而輕比屋之死乎上悟追止之論
 侍御史賈易沾激自喜易罷又論中丞趙彥若懦不自立彥若
 坐左遷即授雍御史中丞雍固辭曰彥若本以臣言而去而身
 承其乏非所以厚風俗也不許二府如嚴謁禁雍援賈誼廉耻

節行之說以諫詔弛之執政論殺報囚主者不奉詔雍言究其
用心在於廣好生之德若遽加罪恐天下以為皆殺上納其言
宥主者囚亦得生尋附呂大防攻宰相劉摯語在摯傳朱光庭
王巖叟梁燾等救者三十餘人皆指為黨論罷之拜尙書右丞
改左丞帝稱其在政地事上有禮紹聖初治元祐眾臣雍頓首
自列帝明其亡他諭使勿去周秩乘隙抵之謂雍初為侍從因
徐王私於權臣以進帝怒曰是何言也使徐王問之豈能自安
黜秩知廣德軍雍欲自安因安燾爭論章惇以白貶謫元祐
臣僚皆宗疑之雍舉熙寧初安石常用白帖行事惇大喜即命
取案牘懷入以白其結惇如此二年始以資政殿學士知陳州
徙北京留守久之奪職知鄭州轉成都改奉崇福宮祠卒年六
十八政和中復資政殿學士

弘簡錄卷一百四十七

弘簡錄卷一百四十六終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待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臺諫 宋五之八

常安民

子同

豐稷

陳瓘

孫淵

陳師錫

陳次升

陳祐

朱服

張舜民

張汝明

席旦

子益

傅楫

沈疇

蕭服

黃葆光

石公弼

張克公

毛注

洪彥昇

常安民字希古邛州人幼入太學有俊名試第一判監常秩稱
其文於王安石由是名益盛安石欲見之不肯往舉進士以不
習三經義列之第十授應天軍巡判官教授成都與安惇同僚
惡其深姦絕之秩滿寓京師蔡確為相安民惡確為人絕不相

聞妻孫氏與確妻兄弟確妻使招其妻亦不往調知長洲縣治以誠信民不忍欺縣故多盜一時屏跡追科令民自輸輒先他邑以辦運使許懋孫昌齡入境邑民頌其政皆稱為古良吏元祐初李常孫覺范百祿蘇軾鮮于侁連章論薦擢大理鴻臚丞常貽書呂公著詳論元豐時事語載弘道錄後其言皆驗紹聖初拜監察御史首言今日之患莫大於士不知耻如張商英先生呂公著詩求進近乞毀光公著神道碑周秩為博士親定司馬光謚為文正近乃乞斲棺鞭尸陛下察此輩之言果出於公論乎臣願獎進廉潔有守之士以勵風俗公聽並觀擇其中而歸於常再論章惇植黨專國惇遣所親語曰君本以文學著名奈何自任言語與人結怨若少安靜當處以左右史安民正色謝遣之又首發蔡京姦邪言京內結中官外連朝士以不附已則譏以黨必擯之而後已今在朝之臣皆借系述之名以報復私怨黨附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去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又言中官裴彥臣建慈雲院強毀人居宜重為降責獄既具惇主之甚力罪止罰金安民累言不用遂丐外帝慰勉之會大饗明堂劉賢妃從侍齋宮安民以為萬眾觀瞻虧損聖德帝微怒先是曾布屢稱安民於朝後併論布故布亦恨與惇比而排之取所貽公著書白帝謂比帝漢之桓靈唐之中宗帝始惡之又董敦逸欲劾蘇軾兄弟安民謂二蘇負天下重望恐不當爾至是敦逸併論之謫監滁州酒稅滿三歲通判温州徽宗立以提點永興路刑獄入黨籍卒年七十建炎四年追贈右建議大夫子同字子正登進士除大理司直辟高宗元帥府主簿管機宜文字授太常博士南渡改赴浙江機幕為行在大宗正

丞紹興初。巧外知柳州。三年名還。首疏論朋黨之禍。言邇來邪正相攻五十餘年。章惇倡於紹聖之初。蔡京和於崇寧之後。上下蔽蒙。蔡成不鮮之禍。今國步艱難。尚然分朋締交。背公死黨。臣以爲欲破朋黨。當先明是非。辨邪正。則公道日開。奸邪自息。上以君子小人皆有朋黨。亦難破。同曰。君子之黨。協心濟國。小人之黨。挾私害公。其名雖同。其實則異。昔在元祐。諸臣固無以自明。今是非可謂定矣。而在朝士大夫。猶謂其政不可行。子孫不可用。所宗皆前日傾邪不正之論。則公道何自而伸乎。願陛下終始主張善類。勿爲小人所惑。又奏。自古禁旅必參錯相制。漢有南北軍。周勃用之以安劉氏。唐李晟亦藉神策軍收復京師。今國家所仗。惟張韓劉三將之兵。陛下無心腹禁旅。可備緩急。頃者苗劉之變。可爲鑒戒。俄除殿中侍御史。奏世忠光世不思待遇厚。恩惟驕。狼尚氣。以私忿交兵。肆無忌憚。如遇急難。其肯相爲磨齒乎。望分是非。正國典。其兩軍幕屬。贊畫無狀。宜先加黜責。又條論呂頤浩十事。言陛下以其有復辟之功。未忍遽罷。臣謂功出衆人。非頤浩所得。專縱使有之。張九齡所謂宰相代天理物。不以功賞者也。頤浩罷復論。張浚喪師失地。罷守福州。同與辛炳在臺。頗著風采。上皆重之。金使李永壽來。同勸上先振國威。使和戰皆在我。不當一於議和。俾輕重在敵。矧今養兵已及二十萬。尚可畏人乎。僞齊宿遷令張澤。自拔來歸。泗州守徐宗誠納之。朝議令韓世忠却澤。而械宗誠。同奏敵雖議和。兩界人往來。未嘗有禁僞齊。尚能置歸受館。立賞格以招吾民。今乃却澤。恐人心日離。况宗誠本起土豪。不用官賦。募兵自養。爲國障捍。反欲收械。以沮士氣。非策也。詔釋宗誠罪。處來歸者。

於淮南四年除起居郎中書舍人兼史館修撰前詔據實刊修神哲二史久未有據同請精擇史官先修哲宗實錄候書成取神宗朱墨史考證修定庶是非毀譽得其實上嘉納諭曰卿家世傳聞多得事實向昭慈后言宣仁保護大功哲宗自能言之因宮中有不得志者遂生誣謗久欲辨白其事以昭示來世同乞以所得聖諭宣付史館仍記于實錄卷末從之俄以疾辭除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七年復名同為禮部侍郎轉御史中丞奏車駕自建康回臨安去淮益遠宜遣重臣出按詢人情利病察官吏侵擾募民耕墾勿收租稅待數年之後田野加闢百姓足而國亦足矣乃遣樞密王庶視師措置邊防時韓世忠在楚張俊在建康岳飛在江州吳玠在蜀同謂宜諭以國體協心共議無分彼此常令諸軍相接如常山蛇勢緩急應援皆有素定之術詔以其言付庶轉示諸將又言浙西困於月椿錢民不聊生上為減數千緡又言西川人力已困玠頃年嘗講屯田願聞其積穀幾何減運幾何趙開李迥先後饋運各幾何令制置漕帥司條具以聞然後按實講究以紓民力從之乞郡除顯謨閣學士知湖州尋請祠二十年卒

豐稷字相之鄞人登第為穀城令移封丘以廉明稱從安燾使高麗值海中大風檣折舟幾覆眾惶懼莫知所為稷獨神色自若燾歎曰豐君未易量也使還神宗問何以不畏對曰巨浸連天風濤固其常耳矧仗憑威靈尚何怖帝悅擢監察御史治章惇請託事無所回撓出惇陳州稷徙著作佐郎歷殿中侍御史哲宗初政疏言陛下明足以察萬事而不可用其明智足以酬萬變而不可用其智惟如堯舜順若帝則成康儀刑文王願以

洪範為元龜。祖訓為寶鑑。一動一言思所以為。則於四海為法。於千載則教化行。習俗美而國安矣。夏國嗣子乾順來賀。坤成節文彥博。遽遣劉奉世出境。逆之稷。劾論其不應坐贖。尋遷右司諫。論楊荆二王尊為天子。叔父不能仰體二聖儉德。以先天下輒肆僭侈。密令蜀道織錦茵。宜糾官吏奉承之罪。改國子司業。歷起居舍人。太常少卿。國子祭酒。車駕臨幸。命講書無逸。賜四品服。陞刑部侍郎。兼侍講。元祐八年春多雪。上言。今嘉祥未臻。沴氣交作。此乃應天之實。未充事天之禮。未備畏天之誠。未孚宮掖之臣。有如羅崇助江德明。任守忠。關預政事者。願昭聖德。祇天戒。總正萬事。以消災祥。帝甫親政。復言。萬幾更始。未聞登進忠良。而首召近幸。樂士宜等數人。恐上累大德。尋除龍圖閣待制。知穎州。改集賢院學士。知江寧。兼吏部侍郎。知河南。章

傳錄以道。路連歲。丞徙六州。徽宗立。名為左。諫議大夫。道改

御史中丞。入對。與蔡京遇。京越班揖曰。天子自外服。召公。今日必有高論。稷正色荅曰。行自知之。是日極論京姦狀。既而陳瓘居此擊之不已。京始去。會修神哲實錄。乞辨宣仁誣謗。時宦官漸盛。因懷唐書仇士良傳。讀於帝前。纔數行。帝曰。已論稷。佯為不聞。讀畢乃止。曾布將拜相。稷糾其僚共論之。遽改工部尚書。兼侍郎。布遂相。稷謝表有佞臣語。帝問為誰。稷以布對。尋改禮部尚書。論宋用須不當。賜美諡。不為書。勅哲宗升祔。稷舉司馬。光呂公著配享。或謂二人嘗得罪。稷曰。止論其有功。爾如害五王。亦嘗得罪。何嫌配享。建中靖國改元。稷奏謂尊賢納諫。舍已從人。是謂建中。不作奇技淫巧。毋使近習招權。是謂靖國。又言

仁宗在御衾褥用黃絁服御用縑繒今宜守其家法大抵以崇
儉愛民為言。至君子小人之際必反覆究切。帝雖待之厚而積
忤貴近竟以樞密直學士出知越州京得政修怨貶海州團練
副使道州別駕安置台州復除名徙建中卒年七十五建炎中
追復學士文彥博嘗論其人品似趙抃後果諡清敏授三任言
責每於密室章疏子弟亦不得見退輒焚藁未嘗以時政語人
所薦士馬涓蔡肇皆知名當世

陳瓘字瑩中沙縣人幼好讀書不務進取父母勉以門戶事始
出卽登甲科調湖州掌書記簽書越州判官為人謙和不與物
競平居矜莊自持語不苟發太守蔡卞賢之每事加禮瓘測知
卞心術常欲自遠屢引疾不得檄攝通判明州卞素敬左道張

懷素會懷素將至留瓘少須臾不肯後果被誅章惇入相瓘從
衆道謂惇聞其名邀與同載詢當世之務瓘曰請以所乘舟為

喻偏重則難行若移左以置右其偏一也因問天子待公為政
將何先惇曰辨司馬光姦邪此最當先驚曰公誤矣果然將失
天下之望惇厲色曰光不務紹述先烈而務變成緒國事大謬
非姦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為無罪若指為姦
邪重複改作則誤國益甚此正所謂移左以置右者為今之計
惟消釋朋黨扶持中道庶可以救弊惇頗異之至都川為太學
博士時羣邪得志卞黨薛昂林自議毀資治通鑑瓘因策士引
稽古為訓粵者考論舊事若者順而行之稽者詳其當否古者
昭其繼述天子之孝與士人不同帝反復究問意甚感悅令瓘
再入見執政憾之出通判滄州知衛州徽宗卽位豐稷薦為右

正言遷左司諫。璿論議持平，務存大體，不以細故藉口。尤惡言人掩昧之過。嘗云：人主託言者以耳目，誠不當以淺近見聞惑其聰明。惟極論章惇、蔡卞安惇、邢恕之罪。御史龔夬擊蔡京朝議逐夬，璿言：紹聖以來七年之間，五逐言者，皆以忤京去。今又逐夬，若公道何？會璿論外戚向宗良兄弟遂罷監揚州糧料院，將出都門，併奏所未上四章，帝遣使賜黃金百兩，后亦命勿遽去。昇十僧牒為行裝，改知無為軍，明年還授著作郎，遷右司員外權給事中，復與曾布議論不合，遺書論其過失，命子正彙書之。明日持入省，布大怒，爭論移時，至箕踞詈語，璿色不為動。徐應曰：適所論者國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遽失待士禮。布矍然改容，尋出知秦州，崇寧中除名，竄袁州，連移郴、廉二州，稍復宣德郎。正彙在杭，告蔡京動搖東宮，杭守蔡巖執送開封，因併達璿。弘道錄：獄具流正彙，浙上安置。璿於通州徙台州，所過之地，逼迫傳送，每十日一告，拘併不可言。璿先著尊堯集，深明紹聖史官誣妄，變亂是非，不可傳信。宰相張商英嘗取觀之，至是命知台州，石械脅取其書，所以窘辱之。百端終不能害，居五年始得自便，復承事郎。帝令執政再敘一官，仍與差遣，特不行。卜居江州，不許輒出城，旋令居南康，纔至，又移楚州。璿平生論京卞皆披擿，姦邪處心發露，其情慝尤所忌恨，故得禍最酷。劉安世聞其疾，使人勉以醫藥，曰：天將有賴，當力加保愛，以待時用。宣和六年卒，年六十五。璿通於易，數言國家大事，後多有驗。靖康初，贈諫議大夫，召官正彙。後高宗對輔臣言：璿昔為諫臣，甚有讜議，近覽所著尊堯集，明君臣之大分，合於易天尊地卑及春秋尊王之法。安石號通經術，乃謂道隆德駿者天子當北面而

問焉。其違經悖理甚矣。宜特表揚。乃諡忠肅。孫淵字知默。有文學。壘特器重之。紹興五年。廖剛胡寅朱震張致遠共言其流落負材未試。召充密院編修官。李綱辟江西制司。機宜文字。胡安國薦舉直言極諫。賜進士出身。除監察御史。尋遷右正言。入對。論比年以來恩惠太濫。賞給太厚。頒賚太繁。所費益其所入。實寡。此臣所甚懼也。周官惟王及后世子不會說者。謂不得以有司之法治之。非聖人作法開後世人主侈用之端也。臣謂冢宰以九式均節財用。有司雖不會。冢宰得以越式而論之。若事以式。雖不會。猶會也。臣願陛下自今凡有賜賚。於法所無而例有疑者。三省得以共議。戶部得以執奏。則前日之弊息矣。又論安石學術及楊時三經義辨。謂時始宗安石。後得程顥師之。乃悟其非。上曰。以三經義解觀之。具見安石穿鑿。淵言聖學所傳。論語王在中庸。主誠。孟子主性。安石皆附其外。全以愛為仁。以中庸所以接人。高明所以處已。至論性獨取楊雄善惡混之言。又溺於佛。其失遠矣。俄論鄭億年秦檜怒之。改祕書少監。復兼崇政殿說書。陞宗正少卿。何鑄論罷主管崇正觀。予陳師錫字伯修。建陽人。自幼雋拔。游太學。有聲。神宗素簡其名。及廷試。閱其文。曰。此必師錫也。擢居第三。調昭軍。掌書記。蘇軾器之。軾得罪。詣獄。親朋不相見。師錫獨出錢安撫其家。擢知臨安縣。豐稷薦為監察御史。上言仁考致治之本。不過延直言。御羣下。進善退邪而已。當時若呂夷簡張耆夏竦范雍晏殊等。一旦罷去。王隨陳堯佐韓億石中立同時見黜。又不次擢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韓琦以成慶曆嘉祐之治。願稽皇祖納諫御臣之意。以收不可幾及之功。帝善其言。俄論進士講習律令。謂道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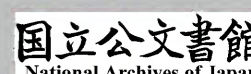
本也。刑名末也。陛下大闡學校，用經術訓迪士類，不應以刑名之學亂之。用事者指師錫倡為說，說出知宿遷元祐初軾薦其學術淵源，行已潔素，議論剛正，器識清深，德行追蹤古人，文章冠絕當世，名為校書郎、祕閣校理，建言銓法選人，用舉者遷升歲有定額，今請託者溢數，而寒賤有不足之患，請為之限約。尋提點開封縣鎮，劾畿內將官苛慘失士心，會大閱，羣卒譁譟，莫知所為，師錫馳至，椎首惡數人，致法按閱如初，密院罪不先白，罷知解州，歷知蘇州、徽州，立復拜殿中侍御史，疏言元豐末中外洶洶，賴宣仁聖后及司馬光、呂公著再安天下，陛下發潛繼統，實天所相，今贈諡未復，墓碑未起，惇乃竊據高位，誠願早聽宸畧，以慰中外。又言京下同惡，迷國誤朝，日夜交接，內侍戚也。以觀大用。且援引死黨鄧洵武等。內行汙惡。縉紳不齒。若果用京天下治亂自是而分。祖宗基業自是而廢矣。後上書太后。自昔母后臨朝，載在史冊，可考而知。至於幡然返政，未有如今日之退抑謙遜，真可為萬世法也。而向宗回宗，良陰為京助，是皆國之深憂，不可不察。詔索祕閣圖畫，工師錫上言：六經載道，諸子言理，歷代載籍，天人之蘊，性命之妙，治亂安危之機，善惡邪正之迹，在焉。望留意於此，以無逸代山水圖，永為監戒。改授考功郎中，抗言臣在職數月，所論皆當今急務，若以為非，陛下方開納褒獎，若以為是，則不應遽解言職。如京典刑未正，願受貶竄。於是出知潁州，歷廬滑二州，坐黨論，監衡州，酒削官安置。郴州卒年六十九。紹聖中，贈直龍圖閣，時與陳瓘並名，天下稱為二陳。

陳次升字當時，仙游人，入太學，以非王安石字說，目為秦學，坐

屏斥久之第進士知安丘縣運使吳鼎厚以聚斂進得農家敗
 絮責以避稅送縣治罪次升特縱遣之中丞黃履薦為監察御
 史元祐初使察訪江湖劾塞州輔父子經畫江右鹽法害民還
 言額外上供之數尚在未除熙寧以來創行封樁名錢願悉賜
 豁免又役法未定人情熒惑乞速定差顧及均敷之等先為之
 節而審行之擢提點淮南河東刑獄紹聖中惇卜以次升外遷
 意必怨望又與卜同鄉里復用為殿中侍御史欲使之出力擠
 排衆賢而次升一無所附首論惇卜植黨為姦乞收還威福之
 柄禁中火又彗出西方疏請修德求言以弭天變宮中鞠厭魁
 獄次升請付外參治不可屬閣寺之手萬一冤濫貽後世譏又
 言濟陽郡王宗景乃藩屏之長不可徇以妾為妻之請為聖朝

累持方編元祐章疏又言陛下初即位詔導人使諫親政
 又揭榜許其自新今若考既往之咎致於譴累則前之詔令適

所以誤天下後之勅勝適所以誑人心又論卜客周種鄭居中
 貪鄙儉佞由是惇卜交惡之乘間白為河北轉運使帝曰次升
 敢言不當去更進左司諫宣仁有追廢之議次升密言宣仁保
 佑之功始終無間願勿聽異議帝曰卿安所聞對曰臣職許聞
 風母問所從來可也乃寢呂升卿察訪廣南次升言其資性慘
 刻喜求人過陛下本無欲殺流人之意而遣升卿出逞志流毒
 何所不至哉乃止不遣次升屢疏劾章惇皆留中退以告王鞏
 鞏曰君何不云諫臣耳目也帝王心也心所不知耳目為之傳
 達既知之用舍在心何以耳目為居數日入見如鞏對帝曰然
 顧代之未有其人惇訖不去京師有富家乳婢怨其主坐兒於
 上呼萬歲邏繫獄次升乞戒有司無得觀望帝問卜何謂觀望



曰正謂觀望陛下爾遂得罪謫監全州酒稅帝以爲遠改南安軍徽宗立復爲侍御史極論京下惇布之惡皆貶黜遷右諫議大夫獻體道稽古修身仁民崇儉節用六事言多規切崇寧初以寶文閣待制知穎昌降集賢殿修撰繼又落職除名徙建昌編管循州政和中以救復舊職卒年七十六次升三居言責建議不苟合劉安世稱其能過呂升卿之行謂有功於元祐間人他所言曾肇王覲張廷堅賈易李昭玘呂希哲范純禮蘇軾等公議或不謂然

陳祐字純益仙井人第進士歷吏部員外郎拜右正言徽宗有旨令與任伯雨援引元祐臣僚論韓忠彥祐言賈易岑象求豐稷張耒黃廷堅龔原晁補之劉唐老李昭玘人才均有可用特述近嫌疑而已今若分別黨類天下之人必且妄意陛下逐去

元祐之臣復與紹聖政事今紹聖人才比肩於朝一切不開元祐之人纔十數輒攻擊不已是朝廷之上公然立黨也遷右司諫言林希掌書命草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等制皆務求合章惇之意陛下頃用臣言褫其職又自大名移揚州而希謝表具言皆出於先朝大抵姦人詆毀善類事成則據已所憤事敗則歸過於君至如過失未形而訓辭先具安得爲責人之實歷辨詆誣而上侵聖烈安得爲臣子之誼不一二年致位樞近尚致忿躁不平慢上不敬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希再降知舒州又論章蔡卞隨鄧洵武忤旨通判滁州卞乞貶伯雨等祐在數中編管澧州徙歸州復承議郎卒

朱服字行中烏程人登甲科調淮南節度推官充修撰經義局檢討歷國子直講祕閣校理元豐中擢監察御史裏行章惇遣

所善袁默周之道見服道薦引意以市恩服舉劾之惇出補郡
免默之道官受詔治朱明之獄故事制獄許上殿非本章所云
者皆取旨報論其非是罷之俄知諫院遷國子司業起居舍人
以直龍圖閣知潤州徙泉婺寧廬壽五州廬人饑以便宜振護
全活十餘萬口明年大疫又課醫持善藥分採之賴以安者甚
衆紹聖初因表賀力詆元祐變亂法度名爲中書舍人使遼未
反朝廷聞服母死家貧賜帛三百喪除拜禮部侍郎湖州守馬
城言其居喪疏几筵而處他室謫知萊州徽宗加集賢殿修撰
再知廬與廣州部使者上所賦詩哲宗既祥有孤臣止沆龍髯
草之句黜知袁州坐與蘇軾游貶海州團練副使蘄州安置改
典國軍卒

張舜民字芸叟邠州人登進士爲襄崇令忿熙寧更制上言裕
民所以窮民強內所以弱內辟國所以蹙國耻以堂堂天下而
與小民爭利時皆壯之元豐中辟掌環慶高遵裕機密文字坐
無功謫監郴州酒稅哲宗立赦還司馬光薦其才氣秀異剛直
敢言擢館閣校勘除監察御史論西夏彊臣爭權當興師問罪
不宜加封乾順文彥博不當遣劉奉世往使語在梁燾傳左遷
監登聞鼓院尋通判虢州提點秦鳳刑獄復召爲殿中侍御史
歷陝西轉運使知陝潭青三州元符中罷職徽宗立擢右諫議
大夫甫七日上章言六十事歷陳陝西之弊以庸將而御老師
役饑民而爭曠土又陳河朔之困言多剗切徙吏部侍郎帝諭
曾布詆毀神考第一是豐稷其次舜民乃以龍圖閣待制出知
定州改同州入黨籍謫楚州團練副使商州安置復集賢殿修
撰卒舜民慷慨喜論事善爲文自號浮休居士初見遼太孫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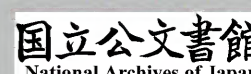
好音樂美姝名茶古畫以爲他日必有如唐張義潮挈十三州
來歸者不四十年當見之後如其言紹興中追贈寶文閣直學

士

張汝明字舜文廬陵人徙真州兄汝賢元豐中爲侍御史論左
丞王安禮與之俱罷未幾卒汝明少嗜學刻意爲文下筆輒千
百言入太學有聲司業黃隱將妻以子預約無飾華侈力承親
歡然後受室登進士歷亳州鹿邑丞母病疽更數醫不効乃刺
血調藥傅之而愈江陰尉貧且病部使者繩以法汝明爲鬻橐
中裝代償市直遣之華陰修嶽廟民德其不擾相與出力佐役
如期而成他非典祀者毀之而懲其巫祝汝明沉滯州縣凡二
十年無一語干進故無薦者大觀中召賓學制局預考貢士去

又嘗有題品及宣教部權監察御史攝殿中侍御史劾政府市
恩招權以蔡京爲首帝獎其介直京頗畏憚徙司馬員外郎猶

虞其復用力排之出通判寧化軍地界遼文移往來以名觸其
諱責監壽州麻步場轉簽書漢陽判官用法行受牒往按時主
者多不親行汝明獨躬臨閱實雖雨雪不渝以故吏不得通賂
謝而稅均於一路晚知岳州屬邑得古編鍾求賦辭曰天子以
千里寄托懼不能仰承德意敢越職幸賞乎性至孝執喪水漿
不入口三日餘飯脫粟飲水不受醯鹽草木之滋寢乃病羸行
輒仆路夢父授以服天南星法用之有驗人謂孝感所致卒年
五十四爲學精研象數貫穿經史百家著書不蹈襲前人語有
易素書張子心言行世
席且字晉仲河南人七歲能詩嘗登沉黎嶺得句警拔觀者驚
異舉進士時方求邊功上書言戰勝易守勝難知所以得之必



知所以守之神宗嘉納歷齊州司法參軍鄭州河陽教授敕令
所刪定官徽宗召對擢右正言遷右司諫中丞錢適率同列請
廢元祐皇后而冊劉氏爲太后且面質以爲不可適幼且陰佐
元祐之政左遷吏部員外郎改太常少卿遷中書舍人給事中
新建殿中省命爲監俄拜御史中丞兼侍講內侍郝隨驕橫且
劾罷之帝以其章有媚惑先帝語嫌爲指斥改吏部侍郎俄除
顯謨閣待制知宣州改知成都蜀自趙稔誅後數有妖言議者
言蜀土習亂治宜峻猛且惟用和平尋徙鄭州入見言蜀人性
善柔稱兵背叛皆非其俗願勿爲慮惟楮券之弊有司冀獲贏
羨爲之益多使民不敢信帝命損數百萬虛券而別給緡錢與
本業且謝曰陛下加惠遠民不愛重費以救敝法此古聖王用
心自是錢引稍仍故久之知滁州帝思且在蜀功命復知成都
會開西南夸黎州守詣府言雲南大理國求入朝且引唐南詔
故嘗爲患拒却之已而威州守焦才叔欲誘保勒二州內附且
上章論幼時相不悅徙知永興代以龐恭孫俄得罪去加且述
古殿直學士復知成都時邳永壽陽延俊納土密院用以誅且
曰吾以爲朝廷必悔開疆之禍今自若耶乃力辭卒于長安年
六十二贈大中大夫子益字大光歷官工部尚書嘗教呂頤
浩曰胡安國爲黨魁可以盡去紹興三年初參知政事明年罷
爲湖廣安撫使岳飛討楊么益疑其玩張浚曰飛忠孝人兵有
深機何可易言四年加湖南安撫制置大使遣統制吳錫討猓
賊楊再興大破之尋卒

引簡錄
覺方為中丞語曰。蓋少留楫。謂仕宦所樂。若中者。免外臺督責耳。今俯首權門。與外臺奚擇。且外官已所當得。遂去不顧。道除太學博士。居四年。未嘗一跡大臣門。既滿。徑赴銓曹。楫嘗受知曾鞏。及是。布薦為太常博士。端王資善堂說書。累記室參軍。侍講。翊善時。宮僚多與中人蒞事者。狎楫。獨巍然不可親。一府皆嚴憚之。五年。不遷。以贖鄒浩。坐免。徽宗立。名為司封員外郎。歷監察御史。國子司業。起居郎。中書舍人。布時。當國自負。有汲引恩冀。為之用。楫持正。無所傾下。凡命令有不當。用人有未厭。悉極論之。雖屢卻。不為奪。布大失望。帝以舊學多。所延訪。楫每以遵祖宗法度。安靜自然為言。他日。李清臣勸帝清心省事。帝曰。近臣中。惟傅楫管道。此在朝歲餘。見事寔異。上疏丐去。歎曰。禍其始此乎。聞者竊笑。楫謂後當信吾言。竟以龍圖閣待制知博州。卒。年六十一。

沈疇字德侔。德清人。登進士。歷官州縣。為尚書議禮。編修。召對。擢監察御史。詣匭。上言十事。花石擾民。土木敝國。冗費多。恩澤濫。議論異同。下情睽隔。至論當十。夾錫錢。最為剴當。言小錢久便於民。至用大錢。乃昔權時之術。或用於軍興之時。非可行於無事之世。今一旦使游手鼓鑄。無故有倍稱之息。何憚而不為哉。雖日加斷斬。勢不可止。而東南小錢。歲日以輕。錢輕則物重。物重則民愈困。此盜賊所由起也。陝西舊無銅錢。故以夾錫為貴。若一切改鑄。猶夫前日鐵錢。方東南鑄。使又使西北效之。是導民犯法也。尋進殿中侍御史。嘗經國子監。有內侍從數騎絕道。突過。騶卒追問不止。疇入言之。下內省。跡治。竟抵罪。蔡京與蘇州錢獄。帝憐非辜。遣疇與蕭服往訊。由左正言擢侍御史。京

啖以顯仕至卽決釋無佐證者七百人嘆曰爲天子耳目而可
傳會權要殺人以苟富貴乎遂劾實平反以聞京大怒削三秩
貶監信州酒稅未幾卒建炎初贈龍圖閣直學士子濬官至右
正言蕭服字昭甫廬陵人第進士調望江令治以教化爲本
訪得王祥卧冰池孟宗泣筍臺皆爲築亭又刻唐縣令鞠信陵
文于石俾民知所嚮邑人朱氏女刲股愈母疾人傳頌之以爲
治化所致改知高安縣尉獲盜服疑其刀室不與刃合頃之見
獲者得釋爲平民徙知康州未行改親賢宅教授提舉淮西常
平名爲將作少監以使事入對論人主聽言之要以爲唐虞盛
世猶畏巧言而聖讒說纏纏數百言徽宗謂有爭臣風擢監察
御史奉詔作崇寧備官記帝語輔臣曰服文辭勁麗宜居翰苑
顧張商英引爲吏部員外郎送遠使得疾致仕既愈還職以父老
請知蘄州卒年五十六

黃蓀光字元暉縣人從使高麗得官復試吏部第一賜進士
出身調齊州司理參軍還爲太學博士遷校書郎擢監察御史
左司諫始蒞職卽言三省吏猥多大弊有十如遷補升轉俸入
賞勞之類非元豐舊制願一切革去徽宗卽命釐正一時士論
翕然蔡京怒其異已密白帝降御筆云當豐亨豫大之時爲衰
亂減損之計徒爲符寶郎明年復拜侍御史遼人李良嗣歸降
擢祕書丞蓀光論其五不可大慨言良嗣凶黠忿驚犯罪不赦
旣於鄰國逃命妄作平敵等書萬言露泄爲患不細且中祕圖
書之府豈宜參以猾賊又言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剛健者君之
德其道不可屈柔順者臣之常其分不可亢苟致屈以求合則

是傷仁。非所以馭下也。矯亢以求伸。則是犯分。非所以尊君也。帝感悟命。近臣於殿中讀其奏。自崇寧後。朝士多兼局。如禮制局。詳議官至七員。檢討官至十六員。製造局至三十餘員。請裁省以上。副明天子之意。時皆壯之。政和末。帝以歲旱為念。上疏陛下德足以動天。恩足以感人。檢身治事。常若不及。恭儉敦朴。示天下先。特以人臣無歸美報上之忠。將順欽承之意。如蔡京者。侈大過制。背元豐之法。彊恣自尊。不肯上承德意。鄭居中余深依違畏避。不能任天下之責。此天氣下而地不應。大臣不能尚德以應陛下之請求。故不足以感名和氣。疏入不報。時京權勢震赫。舉朝結舌。葆光獨出力攻之。遂中以他事貶知立山縣。安置昭州。京致仕。名為職方員外郎。知處州。當方臘亂後。盡心收養民列上治狀如前祕閣卒年五十八州人祠之葆光善論事會文切理不為橫議所移時頗推重特以本出居中門下故極論蔡京無所顧。其他不能不迎時好識者尤之。

石公弼初名公輔。字國佐。越州新昌人。登進士。調衛州司法參軍。洪水監牧馬逸。食人稻田。主誤傷之。守韓宗哲當以殺官馬罪。公弼爭曰。禽獸食人食。主者安得不禦。禦豈能無傷。設若上林虎豹害人。能坐視乎。乃但懲圍者。免民罪。有薦為太學官者。使往見章惇。謝曰。丞相素傷人。見者阿意苟容。吾何忍為。再調連水丞。供奉高公備綱舟行淮。以溺告公弼。曰。數日無風。比必妄也。使尉核所載。失官錢百萬。訊其故。乃公備通寓客妻殺其夫。畏事覺。所至竊官錢以賂。卽收捕窮治。皆服辜。尋知廣德縣。名為宗正寺簿。入見言。比者朝廷罕聞直詞。交騰諂譽。誰為陛下延爭曲直。可否者。願崇忠正。以銷諛佞。通諫爭以除壅蔽。徽

宗善之擢監察御史進殿中侍御史言太學舍法行士子計等第頗事告訐夫學本以仁義相漸欲人人有士君子之行願使之相告言失其初意又刪定勅令官寺監丞簿多充以近臣子弟未有資考不習政事請一切汰遣以開寒峻之路從之與蔡京有舊由右正言改左司諫論東南軍政以有兵之籍爲無用之技損太半之賦養全弊之兵竊恐未然之患異日尚大其後睦盜起果如所言保章正朱汝楫冒俸得罪內侍失察者皆不坐公弼言是皆矯稱上旨安得勿論請自今中旨雖不當覆亦令有司審奏又言蘇杭造作局工程擾民請革之意與京寢異京忌之徙太常少卿遷起居郎兼定嘉二王記室例賜金贈皆辭不受大觀二年拜御史中丞時斥賣元豐庫緜帛賤估其直許朝士分售公弼得券上還之水官趙寔建開直河議已而決壞鉅鹿法當斬但削一官公弼論其失刑寔坐貶轉運使張徽言欲因方田籍增立汝襄鄧三州稅公弼上言方田之制莫天下地征正欲均其賦耳而徽言措克重歛民何以堪詔罷之又言吏員猥冗元豐舊制於是堂選歸吏部者數千員罷宮觀者千員都水知埽六十員諸非大郡縣悉省丞復在京茶事於戶部歸諸道市舶於轉運使仕途爲清進兵部尚書兼侍讀張商英欲引爲執政何執中吳居厚沮之以樞密直學士知揚州破亡命社取其魁傑痛治江盜巢菰蘆中白晝出剽督捕盡除之改述古殿直學士知襄州京再相責秀州團練副使台州安置遇赦歸卒年五十五後三歲復其官生平亦主紹述劉遠柄國公弼論遂啓用元祐邪黨學術人以是知其意非一出於正者

張克公字介仲陽翟人起進士大觀中為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論蔡京罪惡章十數上徙為起居舍人踰月進中書舍人改右諫議大夫復因星變言京盤旋京師語中隱隱京始出居于杭轉克公兵部侍郎張商英與鄭居中不合擢為御史中丞治堂吏訟歸曲商英且疏其十罪商英罷相京復召用銜之徙吏部尚書欲中以銓綜稽違既又擿其知貢舉事徽宗以所取為得人不問凡居六年卒贈資政殿學士

毛注字聖可西安人舉進士知南陵高苑富陽三縣皆以治辦稱大觀中中丞吳執中薦為御史賜對未及而執中罷遂辭徽宗名見謂曰士大夫方寡廉鮮耻而卿獨知義命即以為主客員外郎擢殿中侍御史疏論蔡京擅持威福動搖中外以葉夢

得為腹心交植黨與受孟羽妖姦之書與道人張懷素游處引凶朋林摠置政府用所親宋喬年尹京門下人傳捕恩眷不衰

行且復用帝為逐夢得遷注侍御史復極論京罪積惡大天人交譴以致彗孛再見推原厥咎實在於京歷考其罪難以縷數聲焔所震中外憤疾陛下去黨碑以開自新之路京疾其異已別為禁防陛下捐明詔以來天下之言京惡其議已重致於法以嚴刑峻罰股持海內以美官重祿交結人心錢鈔屢更而商賈不行邊事數興而國力大匱宜早令去國消弭災咎疏入京出居錢塘注又言當世亟務曰省邊事足財用收士心禁技巧大畧謂昔所入貢者今為郡縣昔所羈縻者今納土疆以內地有限之財資遐荒無窮之費今黔南已有處分如夔渝新邊宜在裁省又運鹽昔注於漕計今移於他司常平昔積於外州今輸於都下經費安得不匱財貨何以轉移願詔有司講復舊制



又湯之遭舉以士失職爲辭。今學校養士自常額之外。不復可預教養。歲貢之餘。略無可進之地。願留貢籍三分。暫存科舉以待學外之士。使無失職。又東南造作奇玩花石。綱舟與後苑工徒。京畿營繕。並宜暫罷。以抑末敦本。凡此皆聖政之所當先。人心悅。則天意解矣。其所議論。類切世務。拜左諫議大夫。言宰相張商英無大臣體。然訖以與之交通。罷提舉洞霄宮。居家數歲。卒。建炎末。追復諫議大夫。

洪彥昇字仲達。樂平人。登第。調常熟尉。奉母之官。歷郴州判官。辟僉書鎮東軍。廣西經畧府。皆稱其材。擢提舉常平。徽宗留爲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任言責五年。論蔡京再居元宰。假紹述之名。懷跋扈之志。何執中緣潛邸之舊。德溥位尊。當軸處中。殊不事事。見利忘義。惟貨是圖。願解其機政。以全晚節。呂惠卿

序張懷素所注般若心經。以爲得遇黃石之師。昔者張良用黃石之策。爲漢祖定天下。惠卿安得輒以爲此。又條摭鄧洵仁。蔡蕤。劉拯。李孝。稱許光凝。許畿。盛章。李諲。任熙明之過。不爲回隱。僕射張商英與給事劉嗣明爭曲直事。下御史彥昇。不直商英。商英坐免。又疏論郭天信。以談命進用。請禁朝臣毋語命術。毋習釋教。又言諸道監司受詔具法令未備。及民不便者。久而弗上。惟徇勢利。隨時俯仰。因緣爲姦。有因追科而欲害熙寧。保伍之法。因身丁而故搖崇寧。學校之政。省事原情。當有勸沮。宜遣官編彙。辨其邪正。以行賞罰。皆從之。遷給事中。商英復官。旨經門下。適遇謁告。言者指爲顧避。封駁出知滁州。尋加右文殿修撰。進徽猷閣。待制。知吉澶二州。卒。年六十三。贈大中大夫。

御史如束濕撫民如有傷舊者漸升為盜去即難獲伯雨下令無宿境內自是絕跡此外其不附部使者上其狀名為大宗正丞擢右正言徽宗初改納用讜言首論章惇久竊朝柄迷國罔上毒流縉紳乘先帝變後倉卒輒遷異意睥睨萬乘無人臣理向使其計得行將寔陛下與太皇於何地若貸而不誅則天下大義不明朝廷大法不立臣聞北使言去年遼主方食聞中國黜惇投箸而起謂朝錯用此人何其是行遣以此觀之不獨國人皆曰可殺雖蠻貊之邦莫不以為可殺也章八上貶惇雷州繼論蔡卞大罪語在卞傳次言為國不當有黨今欲和訓元祚紹聖之人故以建中靖國為名不知唐德宗時亦有此號正坐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卒之君子易退小人獨難以致賢人

去羣小並留旋復審選不可不戒時西北典郡專川武臣伯

雨言此李林甫所以召祿山之亂今如鍾傅王贍涅鄴生事宜棄其地以安邊息民上書皇太后乞暴蔡京之惡召還陳璘用張耒黃庭堅晁補之歐陽棐劉唐老等於朝又疏勸上修德弭災不可專恃祈禳近正月朔旦天有赤氣正應洪範赤青赤祥乃人君視聽不明故有此異乞攬權綱以信賞罰專威福以殊功罪則乖氣異象轉為休祥矣又言比日內降屢多或恐矯傳制命如漢鴻都賣爵唐墨敕斜封之弊漸不可長王覲除中丞仍兼史館伯雨言二官職掌不相為謀非所以重風憲遠嫌疑已而改覲翰林學士位序在中丞上又言此非仲諫官之論特以速人遷官爾凡居諫省半歲所上一百八疏大臣畏其煩俾權給事中密諭以少默即為真伯雨不為之止抗論愈力曾布覺將論之徙為度支員外郎尋知虢州入黨籍編管通州再徙

昌化居三年妻死于淮復用匿名書逮其仲子申先赴獄鍛鍊無所得乃釋宣和初始歸卒年七十三紹興初贈直龍圖閣左諫議大夫采其諫章追貶章惇蔡卞邢恕黃履明著誣宣仁事以告天下淳熙中賜諡忠敏長子象先登科又舉詞學兼茂以黨人子不奏調泰州戶曹掾棄官歸養王安中辟燕山宣撫幕勉應之引疾還終身不復仕申先以布衣特起至中書舍人四世孫希夷字伯起因仕閩徙家邵武少刻意問學為文精苦登淳熙進士調浦城簿從朱熹學篤信力行熹器之開禧初主太常寺簿奏紹熙以來禮書未經編次歲月滋久廢失散亡乞下本寺修纂從之遷禮部尚書兼給事中乞定議周惇頤諡元公程顥諡純公顧諡正公皆其發之嘉定十二年進端明殿學士

上發書樞密院事明年兼參知政事十四年罷提舉洞霄宮卒贈少節端平初諡宣獻

江公望字民表睦州人登進士徽宗初由太常博士拜左司諫言戶部尚書王古用赦恩理逋欠多所蠲釋中丞趙挺之劾古負天下之財以示私惠公望以為天子登極大赦將一切與民更始豈容私惠行於其間且中丞臺諫之首人君所以知時政之利病辨人臣之忠邪莫先其職豈可挾情肆誣快私忿以罔上聽臣聞挺之與古以論事每不相合屢見於辭氣挺之懷不平之心有待而發但語有之私事官讎此小人之所不為而挺之安意為之豈忠臣乎又言頃者輔政多非其人專以媚已為同忠君為異世語不合輒為大過使天下駭然致泰陵不得盡繼述之美者凡以是也夫元祐人才皆出於熙寧元豐之所培養初與神考無毫髮釁隙先帝信人言而黜之陛下若復立元

祐爲名。則必有元豐紹聖爲之對。有對則爭。爭則朋黨復起。陛下改元。詔旨嘗稱思建皇極。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實聞斯言。今一旦渝之。奈何。內死稍畜珍禽異獸。力言非初政所宜。帝曰。已縱遣之。惟一白鷗以拄杖逐之。不肯去。乃刻公望姓名於杖頭。以識其課。蔡正仙府史以語言疑似成獄。公望極言論救出。知淮陽軍。未幾召爲左司員外郎。以直龍圖閣知壽州。蔡京爲政。編管南安軍。赦還卒。建炎中。贈右諫議大夫。

張廷堅字才叔。廣安軍人。進士高第。調成都觀察推官。蔡京守蜀。與善。詩入爲密院編修。坐折簡別鄒浩。免。徽宗除著作佐郎。豐稷薦擢右正言。與龔夫。江公望常安民。任伯雨一時翕然稱爲得人。數上封事。首言。今紹述者欲纖悉必復。則其弊將隄於一偏。久必不便於民。且以招怨。又恐營私便己之人。專主其言。以自售。外假其名。內實自肆。豈得爲孝。又言。司馬光因時變革。人心所歸。不爲無補。陳瓘執議論。士論所推。不爲無益。乞復光贈典。以悅人心。名還瓘言職。以慰士論。又疏乞外。以息兵。棄遠耗之畧。內以省刑。剛特重之旨。如以青唐之故。鄴旣可棄。則區區之滄。亦安足守。臣謂并棄滄。便其言論深切。類此。又數爲上言。陛下親政以來。行事合於人心者甚衆。惟於邪正殊未差別。如光公著甄敘。但用赦恩。初未嘗別其無罪。及薦二蘇。可大用。頗忤旨。曾布因毀之。命徙郎官。俄出爲京東運判。伯雨言。其立身行本。本不應罷言職。改知汝州。李清臣從而擠之。通判陳州。及京選朝。欲引以附己。令鄉人諭意。庭堅不肯。往京大恨。遂列黨籍。坐談瑤華非辜。事編管虢州。連徙鼎象二州。久之復故。

官卒年五十七紹興初贈直徽猷閣

龔夫字彥和瀛州人自少清介自守有重名登進士曾布辟簽
 書河陽判官紹聖初擢監察御史以親老求通判相州知洛州
 徽宗立名拜殿中侍御史始上殿卽抗疏請辨忠邪謂好惡未
 明則人迷所向忠邪未判則衆志必疑今聖政日新遠近忻悅
 進退人材皆出睿斷此甚盛舉也然姦黨旣破必早夜熟計廣
 爲身謀或遽革面以求自文或中邪說以拒正論或詭稱禍福
 以動朝廷或託言祖宗以脅人主巧事貴戚陰結左右變亂是
 非姦計百出令旣敗復用已去復留君子直道而行將必墮其
 術中天下治忽未可知也所宜神察忠邪行之以決若小不忍
 則害大政臣願陛下明好惡以示之使遠近知進賢退姦之意
 太平之治不難致也又言朝廷敕令累下洗滌元祐負愆被坐
 之人至於官職資蔭多未給還願申部有司亟爲施行以伸先
 帝寬仁之意又論章惇蔡卞之惡大畧謂昔日丁謂當國號爲
 恣睢不過陷一寇準及惇用事而故老元輔侍從臺省之臣布
 滿嶺海自有宋以來未之前聞當是時惇之威勢震於海內此
 陛下所親見方力進不根之語文致惇逆之罪人人危懼莫能
 自保以致朽骨銜冤於地下子孫禁錮於炎荒忠臣義士憤悶
 而不敢言海內之人得以歸怨先帝其罪如此尚何俟而不正
 典刑哉卞事上不忠懷姦深理凡惇所爲皆卞發之爲力居多
 望采至公昭示譴黜又論蔡京治文及甫獄本以償報私仇始
 則上誣宣仁終則歸咎先帝收用凶邪如方天若者實于門下
 賴其傾險以爲腹心其鍛煉附會皆天若爲之願考証其實以
 正姦臣之罪於是三人皆去又上疏乞正元祐后冊文位號及

元符后不當並立已而元祐后再廢言者論夫首尾建言削籍編管房州繼徙象化二州夫徒步適貶所持扇覓錢自給赦歸政和元年卒年五十五紹興中累贈直龍圖閣右諫議大夫官其後二人弟大壯亦有重名能自立從官河陽曾布欲見不可得因謁夫邀之出從容竟日題詩壁間有得見兩龔語夫爲御史勸使早去夫以畏友目之不幸早卒

崔鵬字德符原籍雍丘父毗居穎遂爲陽翟人登進士調鳳州司戶參軍筠州推官徽宗初上書臣聞諫爭之道不激切不足以起人主之意激切則指爲訕謗夫爲人臣而有訕上之名此讒邪乘主之怒而往往莫之悟也方今正令煩苛風俗險薄未暇一二指陳要在先判左右之忠邪明朝廷之毀譽竊見故相司馬光天下皆謂之忠而左右以爲姦今宰相章惇天下皆謂之姦而左右以爲忠此何理也臣請畧言其迹夫乘時抵巇以

盜富貴探微揣端以固權寵或苞苴滿門私謁踵路或陰交不逞密語禁廷至以奇技淫巧而蕩上心倡優女色而敗君德乃得獨操刑賞自報恩怨蔽遮主聽排斥正人凡此數者光有之乎惇有之乎人但見光忠信直諫聞於華葵雖古名臣未能遠過顧謂之姦是欺天下後世欲國不亂不可得也至如惇狙詐凶儉天下皆呼爲賊恨其孤負主恩玩竊國柄忠臣義士痛憤切齒至相語曰大惇小惇殃及子孫誠以小人兇儉習與性成當此無事則賊陷忠良破碎善類國家有事必然賣國跋扈肆其不臣之心惟陛下畏天威聽明命大奮乾剛以明邪正毋徇枉惑而鬱民心帝覽而善之除相州教授蔡京籍爲上書邪等免所居官久之調績溪令移病歸居邴城治地數畝爲婆娑園

弘簡錄 卷一 屏處十餘年人無貴賤長少悉尊師之宣和六年起通判寧化軍名為殿中侍御史欽宗內禪改右正言又疏言近觀詔書欲諫臣直論得失以求實是自王安石除異已者著三經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遲至于蔡京以嚴刑重罰苛錮士習一有異論累及學官近來諫議馮澥乃曰士無異論以為太學之盛臣謂安得為此姦言以欺罔陛下原京與澥罪乃天地否泰所係國家治亂由分實與羣奸破壞天下者同科今京雖去其門人故吏一逐一進一罷一昇安得實是之言聞于陛下哉臣以為不斬此輩無以謝天下蓋元符上書數千人京獨列澥為正故鷗極論之書出時議歸重以忽得攀疾不能行除龍圖閣直學士主管嵩山崇福宮命下而卒帝惜之平生所為文至多尤長於詩清峭雄深多有法度為時所稱無子婿衛昂集為三十

卷一 蒙字元功高密人自幼性俠好義及第調寶雞尉知柏鄉縣民訟皆立決受罰者不怨使黃湜聞其名待以賓禮稱曰真龍也薦徙襄邑擢監察御史進殿中侍御史崇寧星變應詔言上事去冗官容諫臣明簡庶別賢否絕倖冀戒濫恩寬疲民節妄費戚里毋預事閣寺假權徽宗嘉納遷侍御史轉給事兼御史中丞西將高永年死於羗帝怒親書五路將帥劉仲武等十八人姓名勅蒙往秦州逮治還奏于玉縉而晉侯喜孔明亡而蜀國輕漢武帝殺三恢不如秦繆公赦孟明今羗殺一都尉吾因戍十八將是自艾其體欲身不病得乎帝悟釋不問遷刑部尚書改戶部北歲多以郊祭先期告辦得為執政帝密諭之對曰以財利要君而進非臣所敢母喪服除歸故官久之

除同知樞密院事轉尚書中書侍郎與張商英相厚中丞
蔡薺詆商英私事有旨令之辨蒙右商英謂宰相與言官辨有
傷國體帝然之因使密伺蔡京所謂京聞大怒罷為資政殿學
士知亳州盜宋江寇京東蒙上書言江才必有過人不若赦之
使詞方臘以自贖帝曰蒙居外不忘君忠臣也命知東平未赴
卒年六十八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文穆

陳禾字秀實鄆人登元祐進士累遷辟雍博士時方以記問為
學禾獨崇尚義理黜抑浮華入對稱古擢監察御史性不苟合
立朝挺挺有風操奏免御史李孝壽并疏罷太常少卿京子儵
將作監蔡芝芝何執中皆也又疏言天下久平武備廢弛東南
尤甚請增戍繕城壁以戒不虞當時指為生事格不下其後盜
世入賊其先見遷左正人俄除給事中時童貫黃經臣與中丞

童貫表裏為姦緝糾創日小敢發禾未拜命首抗疏劾二豎情

寵弄權每上將川某人舉某事二豎輒先知誇衛朝列謂詔令
皆出其手已而果如其言悉無所爽夫發號施令國之重事黜
幽陟明天子大權奈何使宦寺得預臣之所憂不獨三臣此塗
一開彙進者眾國家之禍將不可測願亟寤之遠方論奏未終
上拂衣起禾引上衣請畢其說衣裾脫落上曰正言碎朕衣矣
禾曰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言愈激切尚衣請易服上怒
之曰留以旄直臣翌日貫等相率誣言國方極治安得此不祥
語航奏禾輕率狂妄謫監信州酒稅遇赦還適陳瓘自嶺返亦
居鄆與禾相好遣其子正彙從學後正彙因告京罪執詣闕經
臣蒞獄理舊怨微禾取證答曰事有之不敢逃罪或尤其失對
禾曰願得分賢者罪死生禍福命也豈可避死求生非為不義

耶遂坐停官。遇赦復起。知廣德軍。歷知秀州。王黼新得政。不肯出其門。下力辭。徙汝州。黼益堅曰。寧耳餓死。黼聞而銜之。禾兄秉壽春。教授禾。依之以居。適貫領兵道府。下謁不得入。餽之。不受。貫怒歸。而譖之上曰。此人素如此。汝不能容耶。久之。移知密州。命下而卒。孝宗贈中大夫。謚文介。禾著易傳九卷。春秋傳十二卷。論語孟子解各十卷。

曹黼字戴德。南劍州人。登進士。以通仕郎中。開學兼茂科。歷祕書正字。自政和後。蔡京導帝微行外。置行幸局。每當出日。謂之有排當。次日。謂之有青。疾不朝。初。民間猶未知。以京謝表有輕車小舟。賜臨幸之語。自是傳聞四方。臣僚率阿順。莫敢正言。輔知言必獲罪。義不可止。名子紳。付以家事。乃上疏。畧曰。近陛下厭居法宮。時乘輕便。出入屬陌之中。郊坰之外。極游樂而後反。道路藉藉。始尚有所避忌。今乃指為常談。其日由其路。適其所蹤。跡顯然。臣不意陛下當宗廟社稷付託之重。玩安忽危。一至於此。夫吾之與民。本以人合。合則為腹心。離則為楚越。叛服之際。在於斯須。甚可畏也。昔者仁祖視民如子。惻然惟恐或傷。一旦宮闈不戒。衛士輒踰禁城。幾觸寶瑟。况今革冗員。斥濫俸。去浮屠。誅胥吏。蚩愚之民。豈能一一引咎安分。萬一當匹夫不逞。包藏禍心。雖神靈垂護。多見損威。傷重矣。臣願陛下深居高拱。臨之以穹昊。行之以常度。或有他出。命太史擇日。有司除道。不宜徼服。晦跡下同。臣庶上得跪出。示宰臣。令赴都堂。審問。余深謂輔小官。何敢論大事。輔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官有大。小愛君之心。則一也。王黼陽頌張邦昌。李邦彥。皆應曰。不知輔曰。茲事雖里巷細民。無不知。當國者委棄不問。將焉用相。

黼怒其侵已令吏從輔受辭輔操筆書曰區區之心一無所求
愛君而已退而待罪黼奏不重責無以息浮言遂編管郴州居
凡六年怡然不以介意靖康收元名爲監察御史不旬日歷延
康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金人圍汴都奉親王同使粘罕軍又
遣往相州奉迎康王至曹州不見而還從二帝留金軍中因那
呂請得歸乞奉祠不許復遣詣南京高宗卽位仍舊職未幾卒
旋奉恩詔厚恤其家

胡舜陟字汝明績溪人登大觀進士歷官監察御史奏御史以
言爲職自唐至本朝皆論時事擊官邪與殿中侍御史同崇寧
間大臣欲便已遂變祖宗成憲南臺御史始不言事今多事之
時以言路爲急乞下木臺增入監察御史言事之文以復祖宗
之制內艱服闋除舊職奏祖宗法上殿班先臺後諫今臺臣在
諫官下有乖舊制自今臺諫必同上殿以制屬爲先後

已歸上言河北邊境備禦之策不可不講今兵可練粟可積獨
將爲難得請詔內外之臣並舉文武官才堪將帥者其歸明官
趙良嗣結成邊患傾危社稷請戮之以快天下詔皆從之遷侍
御史欽宗爲皇太子講讀孝經論語間日讀爾雅而廢孟子舜
陟以爲孔子之後深知聖人之道者孟子而已願詔東宮官遵
舊制讀論語後卽讀孟子疏薦涪陵譙定常受易於郭雍究極
象數逆知人事洞曉諸葛亮八陣法宜厚禮招之高宗卽位論
李綱罪帝不聽言者論舜陟嘗事僞廷除集英殿修撰知廬州
修撰濬湟日治戰具淮西盜賊充斥人心震恐至是始安冀州
雲騎卒孫琪聚兵爲盜號一海蛟至城下舜陟乘城拒守琪邀
資糧不與有抄掠者出兵擊之琪宵遁爲伏兵所邀大獲其輜

重而歸又招降濟南僧劉文舜會丁進李勝合兵盜斬壽間卽遣文舜破之張遇自濠州奄至梁縣使毀竹里橋伏兵河西伺其半渡擊敗之舜陟以州境密邇行在願身守江北以護帝壯其言擢徽猷閣待制淮西制置使范瓊貽書責贍軍錢帛諭以逆順乃去自軍興後淮西八郡羣盜擾踐無完城獨廬按堵如故移知建康歷遷淮西安撫使潰兵王全犯廬州遣人招降之散財發粟令各安其業流民漸復改知靜江府中丞常同論罷之後復除廣西經畧使政有惠愛先是舜陟因討邾賊劾運判呂源沮軍事及是源訟其受知邕州俞僎余非誦朝政秦檜素惡舜陟遣大理袁杲燕仰之往鞫辭不服遂死獄中邾人聞之皆哭妻江氏訴于朝詔德慶通判洪元英究實元英言受金盜馬非步履昧罪不至死其得人心雖古循吏無以過帝乃爲治

謝官罪

王安中字履道中山陽曲人及第調瀛州司理參軍更大名縣簿政和間燬著作郎祕書少監除中書舍人轉御史中丞按開封邏卒夜縛民爲盜得其寃狀出民抵卒罪有徐禪者以增廣鼓鑄之說媚蔡京因奏遣措置東南九路銅事且令搜訪寶貨妄稱得希世珍異并古寶器乞歸書藝局安中疏其欺上擾下宜令九路監司覆之禪竟得罪罷時上方向神仙之事京引方士王仔昔以妖術見朝臣戚里寅緣關道安中疏發其姦請自今招延山林道術之士宜責所屬保任宜召出入必令察視其所經由仍申嚴臣庶往還之禁并論京欺君僭上蠹國害民數事上悚然納之俟過天寧節當罷京京伺知之大懼其子攸日夕侍禁中泣拜懇祈上爲遷安中翰林學士又進承旨宣和元

年拜尚書右丞轉左丞金人來歸燕謀帥臣安中請行補贛上
授安中慶遠軍節度使兩河南北燕山府路宣撫使知燕山府
遼降將同知府事郭樂師跋扈府事皆專行安中不能制第曲
意奉之故藥師愈驕俄加檢校少保改少師時山後諸州俱陷
惟平州為張覺所據其後叛歸金人來索安中不得已縊殺之
函其首送金藥師因而解體宣言金人欲覺即與若求藥師亦
將與之平安中懼因力求罷以上清寶錄宮使兼侍讀召還靖
康初論罷為觀文殿大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連責單州團練
副使象州安置高宗即位內徙道州紹興初復左中大夫子倅
章知泉州迎養未幾卒年五十九安中為文豐澗敏拔尤工四
六徽宗宴睿謨殿命賦詩百韻賞歎不已令大書殿屏以副本
賜侍臣其見重如此有初集七十六卷

許翰字崧老拱州襄邑人登元祐進士宣和七年累官至給事
中為書抵時相頗罷雲中之師修邊保境與民休息今百姓困
弊盜賊蜂起天下有危亡之憂不聽又論孫傳爭高麗入貢不
當罷時相怒落職奉祠靖康初復名時金人甫退即日賜對除
翰林學士改御史中丞疏言邊事因陳決勝之策力爭張邦昌
不宜為太宰种師道不宜罷兵柄帝雖知師道名將然嫌其老
翰上言昔者秦始皇老王翦不用而用李信兵辱於楚漢宣帝
老趙充國而用卒成金城之功自呂望以來老將收功者難一
二數顧所以用之何如耳金人此歸存亡所係令一大創失利
而去則中原可保不然將來再舉必有不救之憂上不能用擢
中大夫同知樞密院論益不合謝病去除延康殿學士知亳州
坐言者落職奉祠高宗即位李綱薦復舊職拜尚書右丞權門

下侍郎論張所可任將帥黃潛善不宜輔相宗澤不當罷留守
李綱忠義英發捨之無以佐中興今綱已罷臣留無益因求去
不許及潛善奏誅陳東翰謂已與東皆爭李綱者東受戮吾可
坐廟堂乎力辭提舉洞霄宮復以言落職紹興元年召復端明
殿學士辭不至進資政殿大學士三年五月卒贈光祿大夫爲
人通經術正直不撓徒以黼攸潛善輩薰蕕異味橫遭口語志
卒不展所著書有論語解春秋傳

蔣猷字仲遠金壇人登進士歷官御史中丞兼侍讀有直聲嘗
論士風浮薄延臣專伺人主意承宰執風旨以爲向背反以特
立不回者爲愚共嗤笑之輔臣奏事殿上雷同附和畧無可否
非論道獻替之禮內侍省不隸臺察蔡元豐官制楊戩不當除
節度使趙良嗣不宜出入禁中上皆嘉納揭其意內侍省遷兵

部尚書兼禮部尚書詳議官疏論呂淵徐鏞等姦狀俄知貞舉改

工吏二部尚書以徽猷閣直學士知婺州踰年請祠歸復召爲
刑部尚書兼資善堂翊善靖康初奉表起居太上皇於淮陰特
奏童貫罪太上以爲然喉令宣詔趣赴貶所遂奉太上還京累
官正議大夫引疾提舉嵩山崇福宮卒贈特進

陳過庭字賓玉初名揚庭山陰人中進士爲館陶主簿澶州教
授知中牟縣除國子博士何執中侯蒙薦擢祠部右司三員外
郎使契丹或傳其主苦風痺箭損一目歸證其妄勸帝以邊備
爲念陞太常少卿起居舍人宣和二年進中書舍人遷禮部侍
郎兼侍讀睦寇竊發過庭上言致寇者蔡京養寇者王黼與朱
勔父子宜亟正典刑以謝天下權貴惡之陷以不先舉劾罷知
蘄州責海州團練副使黃州安置欽宗立起集英殿修撰知潭



州名爲兵部侍郎除御史中丞乞辨宣仁后誣謗奏姚古擁兵不救太原陳其可斬之罪七竄諸嶺表自崇寧以來凡建旄鉞多不由勲績請今後惟除宗室及將帥立功者餘並如節度使范訥例使歸環衛從之俄進禮部尚書擢右丞中書侍郎遣往河北割地願効死力帝揮涕歎息既至軍中拘留不得還建炎四年卒于燕山年六十贈開府儀同三司諡忠肅

李光字泰發上虞人素性鯁亮章稱不好弄父高稱曰吾兒雲間鶴其興吾門乎親喪哀毀如成人葬禮皆中節有賻者辭之暇除遊太學登崇寧進士調開化令有政聲召赴都堂審察時宰不悅改知常熟縣朱勔父冲倚勢暴橫光械治其家冲風部使移之吳江改京東西學士司管勾文字以師禮見劉安世轉得所聞於溫公者曰學當自無妄中入欣然領會除太常博士時因星變言士夫諛佞成風妄引荀卿有聽從無諍諫之說以杜塞言路以是怨嗟之氣結爲妖沴王黼惡之徙知桂州陽朔縣安世遺書偉之會李綱亦論水災被謫因與定交而別尋轉司勳員外遷符寶郎知上有內禪意因納符謂蔡攸曰今日之事非皇太子則國家俱危攸斐然不敢爲異欽宗受禪擢右司諫乞依舊制三省密院通知兵民財計與戶部量一歲出入以制國用遷吏考核使利源歸一又言三鎮不當議割乞詔大臣別議攻守之策仍問道遣使檄兩河東北盡起強壯策應首尾掩擊遷侍御史抗斥時論主安石者蔡攸扈衛上皇還欲因緣入都光奏若攸果入必致生變萬一驚犯屬車之塵臣坐不預言之罪望早賜黜責及太上皇后欲入居禁中光奏天子正寢非溫清之地必欲便於起居亦當躬稟上皇下有司討論典

禮始移居寧德宮金人逼京城朝臣委職去者五十二人罪同
罰異議論紛然光請付大理公行之太原圍急乞就委折彥質
盡起晉絳磁隰澤潞威勝汾八州民兵及本路諸縣弓手俾守
令各自部轄其土豪士人願為首領者假以官名應副器甲使
協力赴援仍大修京城守禦之備以伐敵人之謀又請擇清強
官置司追攝朱勔田園第宅及曲意阿奉之胡直孺盧宗原陸
寅王仲閔趙霖宋晦等並根勘沒入其貲其有強奪編戶產業
者還之李會李擢復以諫官名光奏二人曲附蔡京迭任言責
禁無一語與白時中李邦彥專主避敵割地之謀乞寢成命不
報彗出寅良問耿南仲輩皆謂應在外薨不足憂光疏爭之責
監汀州酒稅宗即位擢祕書監道梗不赴建炎三年除知宣
州光以宣密邇行都繕城聚糧建義社籍六邑民兵保伍相比
選擇健武萬餘統以土豪號精揀軍柵險要二十三所嚴謹守
戍釐守分地為十外廵內守晝各自便後遇有警迄賴以濟時
范瓊軍過光開門延勞留三日而去無敢譁者事聞進直龍圖
閣安撫管內許便宜從事金人奪馬家渡統制王燮王斌素不
相能至是擁潰兵城外索鬪光親至其營諭以先國家而後私
讐感悟解去蔡昌有水軍叛遣兵迎擊出其不意破之進右文
殿修撰潰將邵青擁數百艘剽鄰邑光招諭之遺米二千斛青
喜悉無所犯劇盜戚方攻城光射書遺其副將言方窮寇天誅
必加汝為將家子何至附賊二人相疑攻稍緩會救至賊潰遁
去賊方攻城時光置七首枕中與家人約曰若使人取七首我
必死汝曹宜自為計母落賊手事平除徽猷閣待制知臨安移
洪州紹興元年擢吏部侍郎上言昔晉元帝區區草創猶能立

宗社保江淮劉琨祖逖拒戰於并冀兗豫之間未嘗陷沒石季龍重兵至歷陽命王導都督中外諸軍以禦之未聞專主避敵如今日者也自駐蹕以來首尾三載淮甸咫尺了不經營長江千里不為限制竊計建康上下其隘可守者曰江寧鎮礪砂夾采石大信埧又有蕪湖繁昌皆與淮南對境宜預屯兵積粟命將士各管地分調發旁近鄉兵協力守禦乞明詔施行時有詔令諸郡守臣相度或守或避各得自便先言守臣在人民社稷之重固當存亡以之若預開遷避之門是誘之道也宜追寢前詔進兼戶部侍郎督理臨安營繕光經營擢節不擾而辦被肯節制見屯諸軍奏蠲積負及九邑科配以示施德自近之意時戚方已歸節制拜于庭下先握手勉以忠義勿因前事懷疑方謂凡位尋兼侍讀奏百姓失業陷盜本非獲已尚可誠感自李成北走羣盜離心儻因斯時顯用一二酋豪以風其黨必更相效慕以次就降擢吏部尚書苗傳黨韓世清久屯宣城調發不行請先事除之乃授光淮西招撫使縛世清送闕伏誅轉端明殿學士江東安撫大使知建康兼壽春滁濠廬和無為宣撫使多設方畧擒太平叛卒陸德俄與時宰議論不合落職奉祠既而復寶文閣待制知湖州擢禮部尚書移平江奏自冬及春雨雪不已福建湖南諸路旱荒流丐滿路盜賊出入乞選臺諫察實良吏格撫責監司按貪賊恤流殍會江浙欲推行交子法先言有錢則交子可行今謂已椿辦見錢若干則日今所行關子已是通快何至紛更此不過議者欲欺陛下使陛下異時不免欺百姓也除知台州加端明殿學士改温州言金人布置必有主謀今已據東南形勢彼方遠來利於速戰宜戒諸將持重

一

卷一

七

臺諫宋十

以老之不踰時食盡則勝算在我矣進江西安撫兼制置大使
 踰月參知政事檜初定和議言光有人望欲藉以鎮壓浮議命
 光押榜光初意謂朝廷以和為名因為自治之計及檜議徹淮
 南守備奪諸將兵權光乃極言和不可恃備不可徹檜惡之同
 郡楊煒遺書責以附時相取尊官墮狡敵姦計墮平時大節已
 而論事上前斥檜懷姦誤國不可不察檜大怒光明日丐去上
 曰卿非而此檜舉措如古人朕退而歎息方寄卿以腹心何乃
 引去光言臣誼不可留章九上乃罷知紹興奉祠祿万俟卨論
 其陰懷怨望責授建寧軍節副夔州安置陸升之誣其子孟堅
 私撰國史呂愿中又告光與胡銓賦詩譏訕朝政移昌化軍光
 居海外論文考史怡然自適年踰八十筆力精健檜死量移郴
 州郊恩復左朝奉大夫還至江州卒孝宗復資政殿學士設此

簡

幼子孟傳字文授光南遷時纔六歲母居鄉刻志向學以

遺表恩累官至太府丞韓侂胄願見之曰行年六十去計已決
 不敢聞也出知江州以朝請大夫直寶謨閣致仕卒年八十四
 生平博學多聞持身甚嚴所著磐溪詩文藝雜誌云辭類彙左
 氏說讀史數十卷時推能世其家

洪擬字成季丹陽人本姓弘其先有名璆者任中書令避諱改
 姓擬登甲科崇寧中為國子博士歷提舉利州福建路學事坐
 譴徙通判鄆州復提舉京西湖南河北三路學事宣和為監
 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當京黼更用事擬中立無所附麗遂與
 許景衡俱能出知桂陽軍改海州時山東盜起屢攻城擬率兵
 民堅守建炎間以祕書少監名不起終母喪為起居郎中書舍
 人言豐財者政事之本而節用者又豐財之本累年兵興饋餉

悉出於民無屋而徵稅無丁而貢差不時之須無名之歛殆無
虛日民所以去而爲盜今關中之盜不可急宜求所以弭之江
西之盜不可緩宜求所以滅之時方議移蹕饒信以避敵擬力
爭不可謂舍四通五達而趨偏方下邑不足以示形勢固守禦
高宗從之遷給事中尋以龍圖閣待制知温州宣撫孟庾討閩
寇過郡借封樁錢以犒師已乃自劾賊平加秩一等累遷禮吏
二部尚書渡江後法無見籍吏隨事立文號爲省記出入自如
始詔修七司勅令命擬總領取舊法及續降指揮詳定成書上
之金再攻淮獻攻守之策言國勢彊則戰將士勇則戰財用足
則戰我爲主彼爲客則戰今移蹕東南連年巡幸未有定議非
如高祖在關中光武在河內以國勢論之可言守未可言戰也

紹興三年天旱地震擬奏法行公則人樂而氣和偏則人怨而

氣乖試以小事論之此者禁獻羨餘監司守臣則黜之宣撫司
則受之是行法止及疏遠也戒官曠職有爲侍從者卧家反得
美職若庶官移疾多斥罷之是行法止及冗賤也權酷立犯法
者籍家財充賞至大官勢臣連營列障公行酷賣咸不敢問是
行法止及孤弱也小事如此推而極之恐怨多而和氣傷矣尋
罷爲徽猷閣直學士提舉太平觀起知温州卒年七十五諡文
憲生平篤於孝親值時多難挾母出避再遇賊皆以哀免有淨
智先生集及注杜甫詩二十卷

許景衡字少尹瑞安人登元祐進士宣和六年召爲監察御史
遷殿中侍御史時睦寇初平江浙郡縣殘燬景衡奏言凡茶鹽
之法當以民食之衆寡爲歲額之高下今收復之後戶版半耗
民力蕭然願罷比較遂得權免王黼蔡攸用事尚書省同知樞

密院皆闕不補。上言文昌政事之本。樞密本兵之地。各有攸屬。安可久虛其位。願博採公議。遴選忠賢。以補政府之闕。童貫將北伐。疏論其貪。繆不可用者數十事。又言今調度不繼。誅求益急。財力匱乏。民力困弊。要在節用恤民。願能不急之務。若營繕花石。其名不一。吏員猥多。軍額冗濫。及無名功賞。非常賜予。皆宜節以祖宗之制。又乞省去和買和糴。鹽法害民諸事。皆不報。用事者方惡。景衡適知洋州。吳巖夫誤投私書。道景衡之賢。乃謀逐之。欽宗即位。召為左正言。改太常少卿。兼太子論德。未幾遷中書舍人。以爭李光。程瑀獲罪。落職。子祠。高宗復以給事中。召既至。除御史中丞。奏臣素不識宗。澤今自渡淮。以來。聞澤威名。政事卓然。過人去冬。京城得有如此數輩。其禍變未至。若斯之酷。今當畧其小短。但取盡忠殉國之節。且開封宗廟社稷所在。苟欲罷澤。別遣留守。一時朝臣無有能加之者。疏入。上大悟。封以示澤。提刑趙叔近招降杭州叛卒。陳通請授以官。景衡駁曰。官吏無罪而受誅。叛卒有罪而蒙賞。亦罷轉尚書右丞。有大政事。必請間極論。汪黃以其異已。共排沮之上。問或言正二月之交。乃太一正遷之日。宜於禁中設壇。望拜。對曰。修德愛民。天自降福。迎拜太一出於何典。初議建都。景衡謂南陽無險阻。且密邇盜賊。遭運不繼。不若建康。天險可據。時駕駐揚州。聞金人攻河陽。汜水不得已。下還京之詔。借前議罪。景衡罷為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及京口卒。年五十七。謚忠簡。生平得程氏學。志慮純正。議論不與時俯仰。遇事敢言。帝嘗思其忠。直詔溫州。賜其家官舍一區。

程瑀字伯寓。浮梁人。幼養於姑臧氏。姑沒。解官行服。始復本姓。

少有立志試太學第一累官兵部員外伴送高麗使回又命使金未行會欽宗議割三鎮命往河東瑀奏臣願奉使不願割地使還除左正言論股肱大臣莫肯以身任天下事徐處仁庸俗吳敏昏懦唐恪傾險政事所以不振以致朝廷欲慕祖宗而適追無術欲斥奄宦而寵任益堅欲鋤姦惡而典刑不正欲汰濫繆而僥倖苟容兼聽不能行其言委任不能責其效苟且之習日勝黨與之私寢廣優柔不斷實隳事功請盡黜免別選英賢共圖大計帝曰朕非不知此恐慮有未盡決意行之有失耳嘗問李綱宜撫兩路外議謂何瑀曰僉論亦以為宜然大要須賴聖明觀察其心任之無疑可也又問李光論星變果有之乎對曰陛下不必問其有無惟事修德則變異可消改屯田郎官論

州鹽稅高宗卽位名爲司封員外郎遷光祿少卿國子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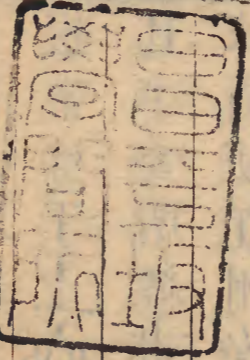
業奉祠明道宮召赴行在疏獻十事除直祕閣提點江東刑獄入爲太常少卿遷給事中兼侍講條上修政局省費裕國彊兵息民十四事皆切時務又言三衙單弱五軍多出於盜崔增李捧各將其徒張俊王玘本無機術今遽令呂頤浩將增捧輩使隸戎行未見其可又論權邦彥五罪不當除簽樞事皆不報求罷臺諫交論瑀忠信可備獻納正直可司風憲復留不去願浩薦席益瑀言恐非公福願浩不悅罷奉祠復起徽猷閣待制知撫州改宣州尋名爲兵部侍郎兼侍讀嘗舉鄧禹言興衰在德厚薄初不論地之大小光武不數年果定大業今英俊滿朝願陛下聽其計畫厲志圖之省費抑末使民日益厚兵日益彊金人不敢有窺我心斯爲長計帝謂且待十年瑀再拜曰願早夜毋忘復遷翊善除兵部尚書秦檜忌之改龍圖閣學士知信州

會大水稱疾提舉興國宮坐通書李光降朝議大夫卒年六十
六瑀在朝無詭隨有奏議六卷嘗為論語解疑至弋不射宿言
孔子不欲陰中人至周公謂魯公則曰可為流涕洪興祖序述
其意檜以為譏已逐之魏安行鉞板京西亦奪官并毀其板檜
死瑀子孫免錮

張所青州人登進士歷官監察御史汴城受圍以蠟書募河北
兵士民憤割三鎮得書喜曰朝廷雖見棄猶有一張察院能招
用我應募者凡十七萬威聲大震劇盜李成孔彥舟各聚眾數
十萬以勤王為名願得所為帥率眾渡河號招諸將為興復計
高宗卽位遣所按視陵寢還奏兩河天下根本先朝誤信姦臣
謀割棄之至今怨入骨髓問者莫不扼擊若因而用之可以藉
手中興否則蒙傑無所係望天下大事去矣因條上兩河利害

且論還京有五利至於國之安危兵之強弱與將相之賢否其
根本係于上心不在都之遷不遷也所言直詆黃潛善上欲以
其事委所經畫潛善沮之乃罷職改兵部郎中尋責鳳州團
練副使江州安置李綱欲薦為兩河經畧以潛善故從容言河
北招撫無人獨一張所可用又以狂言抵罪不得已試收用之
令乘危冒死以立功贖過何如潛善許諾借除直龍圖閣充河
北招撫使置司北京俟措置有緒方令渡河賜以內府錢百萬
給空名告千餘衛以京師卒三千命直祕閣王圭為參謀官許
得一切便宜從事入見條上利害錫五品服遣行河北運副張
益謙附潛善意奏置司以來徒為勞擾盜賊愈熾不若罷之併
以其事專付帥司時所見留京師招集將佐尚未及行綱言益
謙何以遽知其擾矧置司之意本謂河北民無所歸聚而為盜

故令招撫。豈由置司而然。若今京東西羣盜。公行攻掠郡縣。亦因招撫之過耶。朝廷方在艱危。欲有所經理。益謙小臣。敢為非理。沮抑此。必有使之者。方令分析。汪伯彥用益謙奏。詰責招撫司。綱與之爭於上前。伯彥語塞。所招王彥為都統制。岳飛為準備將。未幾綱罷。竟以王圭代之。遂落職安置嶺南。卒于貶所。岳飛奏補子宗本。官紹興九年。追復所直龍圖閣。



前錄卷一百四十八

